

論語古義

商務印書館發行

楊樹達撰集

論

語

古

義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論語古義自序

當勝清光緒壬寅癸卯閒。余得見阮氏詩書古訓而好之。時方讀周易。遂以其法集易古義。民國六載。南北交訐。余家居讀老。復依例治老子。兩書先後印行。幸不爲當世通人所議。北遊以來。頗復輯論語春秋。春秋訖今未就。而論語則三年前輯訖。業付書坊。印將成矣。而倭奴寇滬。板毀於火。頗思重撰。錄錄未遑。今夏南歸。頗多暇日。又久居北地。殊苦南方蒸鬱。長晝無事。奉親之餘。輒假寫書驅除溽暑。汗流蠅擾。不之顧也。費時二月。差得觀成。此編是也。夫論語一書。先儒疏釋備矣。以古義論。惠氏亦既有成書。此編殆不免於贅。惟惠書重在異義異文。於臚舉大義者。顧弗錄。又今所采掇。十九出自漢儒。而漢人入歲入小學。卽誦論語孝經。然則二千年前吾先民成童鼓篋。日日諷籀之書。其說義爲

何讀余書猶可恍惚其一二其於研經之士或者將不無小補也。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長沙楊樹達遇夫書於北平頭髮胡同寓廬之積微居。

論語古義卷一

長沙 楊樹達撰集

論語

〔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白虎通五經篇〕夫制作禮樂。仁之本。聖人道德已備。弟子所以復記論語。何見夫子遭事異變。出之號令足法。

學而篇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白虎通辟雍篇〕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曰。回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道也。以君臣之義教之。君臣之道也。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牟子理惑論〕牟子曰。事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鬣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漢書宣帝紀〕地節三年十一月。詔曰。朕旣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惟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後漢書延篤傳〕篤論仁孝前後曰。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

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許慎說文解字序〕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春秋繁露竹林篇〕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於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伐許。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卽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之。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己起大惡於後。諸侯畢怒而憎之。率而俱至。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蟲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狹而擊之。鄭罷疲危亡。終身

愁辜。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爲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見其窮也。曰：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興事不審時，其何如此爾。

〔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

〔又王嘉傳〕嘉奏封事曰：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漢紀二十三元帝紀論〕孔子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簡於始也，繪事後素，成有終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中論貴驗篇〕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鑒也者，可以察形，言也者，可以知德，小人恥其面

之不及子都也。君子恥其行之不如堯舜也。故小人尙明鑒。君子尙至言。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者也。故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而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儼也。亦無日矣。故墳庫則水縱。友邪則己僻也。是以君子慎取友也。

過則勿憚改。

〔後漢紀卷十八順帝紀〕張衡對問曰。今真僞渾淆。昏亂清朝。此爲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災異之興。不亦宜乎。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況於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爲公者乎。

〔魏志文帝紀注引魏略〕王將出征。霍性上疏諫曰。兵者凶器。必有凶擾。擾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此危危於累卵。昔夏啓隱神三年。易有不遠而復。論有不憚改。誠願大王揆古察今。深謀遠慮。與三事大夫算其長短。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卷五公冶長篇子謂子貢曰章。五十九葉

〔又田叔傳〕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赦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敵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敵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

〔論衡知實篇〕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

〔風俗通過譽篇〕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位。欲退避弟。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晏物故。規素縞到下亭迎喪。務服送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及舉奏。答曰。威明欲得避弟。故作激發。我爲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爲此私家計邪。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家。卽戎忘身。身且忘之。況於弟乎。方殊俗越溢。大爲邊害。朝廷比辟公盱食。規義在出身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慰。何有挾功苟念去位。弟實雋德。不患無位。而徒關茸。何所堪施。彊推轂之。亂儀干度。

〔又十反篇〕見卷四里仁篇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章。

四十
九葉

〔魏志荀攸傳注引魏書〕魏武帝悼荀攸。下令云。荀公達眞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卽其人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禮記坊記篇〕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

年其惟不言言乃謹。

〔漢書師丹傳〕丹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擊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會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閒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患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史記仲尼弟子傳〕有若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前章。

〔說苑脩文篇〕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罄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漢書王莽傳上〕張竦爲陳崇奏稱莽功德曰。自公受策。以至於今。蠶蠶翼翼。日新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國。俊儉隆約。以矯世俗。割財損家。以帥羣下。彌躬執平。以逮公卿。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於木。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公之謂矣。

子貢曰。貧而無詔。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卷五。公冶長篇。子謂子貢曰。章。

五十
九葉

〔漢書王莽傳上〕張竦爲陳崇草奏稱莽功德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束脩。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

宮厚骨肉之寵。被諸父赫赫之光。財饒教足。無所箝意。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衆莫不聞。清靜樂道。溫良下士。惠於故舊。篤於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公之謂矣。

〔後漢書光武十王傳論〕孔子稱。貧而無詔。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上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斯蓋名哲之所爲歎息。嗚呼。遠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中論考僞篇〕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者。雖語我曰。吾爲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王。稱詩書。將何益哉。

論語古義卷二

長沙 楊樹達撰集

爲政篇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牟子理惑論〕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以別之矣。詩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識緯。聖人祕要。莫不引譬取喻。

〔杜恕體論政篇〕孔子曰。爲政以德。又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然則德之爲政大矣。而禮次之也。夫德禮也者。其導民之具歟。大上養化。使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讓。處勞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此治之下也。

〔史記滑稽傳集解引鍾繇等對問〕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爲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

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銖之覺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史記酷吏傳〕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通。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漢書酷吏傳同。〕

〔漢書律曆志〕見卷十五。衛靈公篇。子張問行章。二百三十六葉。

〔又刑法志〕春秋之時。王道寢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晉叔嚮非之。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僞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媮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傷之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孟氏使陽

膚爲士師。問於曾子。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又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僭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

〔劉向戰國策〕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崑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天下。秦之敗也。不亦宜。

乎。

〔後漢書朱祐景丹等傳論〕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執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

〔又杜林傳〕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潛夫論德化篇〕見卷十二。顏淵篇聽訟吾猶人也。章。百八十五葉。

〔杜恕體論政篇〕見本卷上文爲政以德章。十一葉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白虎通辟雍篇〕見卷十九子張篇。夏曰百工居肆章。三百零二葉

〔又姓名篇〕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論語曰。五十而知天命。

〔論衡實知篇〕見卷十九子張篇。夫子焉不學節。三百零九葉

〔又知實篇〕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

〔後漢書左雄傳〕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後漢紀卷十八同。〕

〔吳志孫皎傳〕孫權以書讓皎曰。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論衡問孔篇〕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毋違者。毋違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無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

〔通典七十九引王肅答尙書訪議〕尙書訪。案漢既葬。容衣還。儒者以爲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褻衣。可隨所存。至於制度。則不如禮。孔子曰。祭之以禮。亦爲此也。諸侯之上服。則今服也。天子不爲命服。然亦所以命服之上也。案漢氏西京故事。月游衣冠。則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褻衣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論衡問孔篇〕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鹽鐵論孝養篇〕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己之所有盡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歡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禮，貴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卷十二顏淵篇顏淵問仁章。百七十
三葉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漢書杜欽傳〕欽對策曰：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爲，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

〔牟子理惑論〕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呂望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顏淵乘駟之日。見東野畢之馭。知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會。而昭其所以喪。仲尼聞師曠之弦。而識文王之操。季子聽樂。覽衆國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

〔劉劭人物志自序〕是故仲尼不試。無所援升。猶序門人。以爲四科。泛論衆材。以辨三等。又歎中庸。以殊聖人之德。尙德以勸庶幾之論。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慳慳而無信。以明僞似之難保。又曰。察其所安。觀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詳。是以敢依聖訓。志序人物。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後漢書范升傳〕升奏曰。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尙周流游。至於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荀子子道篇〕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於嶧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邪。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女矣。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韓詩外傳卷三說苑雜言篇家語三恕篇並同。〕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史記仲尼弟子傳〕顯孫帥。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

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魏志高柔傳〕柔上疏曰：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爲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爲宏。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白虎通五經篇〕孔子所以定五經者，何？以爲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遲，禮樂廢壞，強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道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

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曰：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

〔華嶠後漢書劉平趙孝傳〕先代石氏父子稱孝，子慶相齊，人慕其言而治。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崔實政論〕仲尼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今官之接民，甚多違理，苟解面前，不顧先哲，作使百工，及從民市，輒設計加以誘聚之器。成之後，更不與直。老弱凍餓，痛號道路，守關告哀，終不見省。歷年累歲，乃纔給之。又云：逋直請十與三。此逋直豈物主之罪邪？不自咎責，反復滅之，冤抑酷痛，足感和氣。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白孔六帖九十一引董仲舒春秋決獄〕甲爲武庫卒，盜強弩弦一時，與弩異處，當何罪？論曰：兵所居比司馬闌入者，髮重武備，責精兵也。弩藥機郭弦軸異處，盜之不至盜武庫兵。陳論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軌，何以行之？甲盜武庫兵，當棄市乎？曰：雖與弩異處，不得弦不可謂弩，矢射不中，與無矢同。不入，與無鏃同。律曰：此邊鄙兵所臧直百錢者，當坐棄市。

〔新序節士篇〕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爲非也。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爲是。因請受之。魯君請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真岑鼎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存魯君之國。信之於人重矣。猶輿之輓輒也。故孔子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史記孔子世家〕見卷三八。俗篇夏禮吾能言之章。三十葉

〔漢書禮樂志〕今海內更始。民人歸本。戶口歲息。平其刑辟。牧以賢良。至於家給。既庶且富。則須庠序禮樂之教化矣。今幸有前聖遺制之威儀。誠可法象而補備之。經紀可因緣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又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

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

〔法言五百篇〕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安乎。繼周者未欲太平也。如欲太平也。捨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

〔後漢書魯恭傳〕恭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論衡實知篇〕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損益言可知。稱後生言焉知。後生難處。損益易明也。

〔又正說篇〕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詔也。

〔說苑反質篇〕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自尊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詔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物也。

〔風俗通祀典篇〕禮：天子祭天地山川歲徧，春秋國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禮，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所昭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禮矣。論語：非其鬼而祭之，詔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旅，而易美西鄰之禴祭，蓋重祀而不貴牲，敬實而不求華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

〔史記管仲晏子傳贊〕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

〔列女傳續傳〕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爲長使，數月爲美人，生男，是爲中山孝王。美人爲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從，熊

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論語曰。見義不爲。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論語古義卷二竟

論語古義卷二

長沙 楊樹達撰集

八佾篇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韓詩外傳卷十〕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

〔白虎通禮樂篇〕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論語曰。季氏八佾舞於^庭。

〔後漢書荀爽傳〕爽對策曰。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漢書毋將隆傳〕隆奏言。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迺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

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減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漢書翟方進傳〕方進奏曰。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

〔史記公孫弘傳後記〕元后詔曰。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變矣。莫高於儉。儉俗化民。

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

〔漢書五行志上〕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於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

〔鹽鐵論論誹篇〕文學曰。禮所以防淫。樂所以移風。禮興樂正。則刑罰中。故隄防成而民無水菑。禮義立。民無亂患。故禮義壞。隄防決。所以治者。未之有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故禮之所爲作。非以害生傷業也。威儀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國謹其禮。危國謹其法。

〔後漢書趙咨傳〕咨遺書勅子胤曰。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貲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自生民以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墨子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尙。違禮之本。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爲厚葬。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爲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論衡問孔篇〕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

〔牟子理惑論〕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闢道德之質。闕炬燭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詰。瞽瞍生舜而頑嚚。由余產狄國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觀之。漢地未必爲天中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張衡上順帝封事〕臣聞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匿之臣。欲徵諸國王子。故不發喪。衣車還宮。僞遣大臣並禱請命。臣處外治。不知其審。然尊靈見罔。豈能無怨。且凡夫私小有不蠲。猶爲譴謫。況以大穢。用禮郊廟。孔子曰。曾謂泰山

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禍見災，乃其理也。

〔論衡感類篇〕季氏旅於泰山，孔子曰：「會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會子之細，猶卻非禮。周公至聖，豈安天子之葬，會謂周公不如會子乎？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禮記射義篇〕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白虎通禮樂篇〕禮所揖讓，何所以尊人自損也。揖讓則不爭，論語曰：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謙謙君子，利涉大川，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屈己敬人，君子之心，故孔子曰：爲禮不敬，吾何以觀之哉。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

〔史記仲尼弟子傳〕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

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漢紀二十三元帝紀論〕見卷一學而篇弟子入則孝章。四葉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韓詩外傳卷三〕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穀。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究。故自愧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漢書藝文志〕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

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白虎通三正篇〕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行其禮樂。永事先祖。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史記禮書〕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與錯衡。以繁其飾。日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醎。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紘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通典四十九引王肅奏〕近尙書難臣。以曾子問唯禘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

答以爲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盛禮也。禘祫大祭。獨舉禘。則祫亦可知也。於禮記則以祫爲大。於論語則以禘爲盛。進退未知其可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史記封禪書〕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春秋繁露祭義篇〕祭之爲言際也。與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漢書韋玄成傳〕元帝下詔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白虎通姓氏篇〕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王孫賈。又有衛公子荊。公孫朝。魯有仲孫叔孫。季孫。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以知其爲子孫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春秋繁露郊語篇〕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史記孔子世家〕見本卷上文。夏禮吾能言之章。三十
二葉

〔漢書哀帝紀〕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附葬之禮。至周興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

〔又禮樂志〕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卽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又儒林傳〕見卷八泰伯篇大哉堯之爲君也章。百二十葉

〔又王莽傳上〕莽上奏曰。今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

〔論衡齊世篇〕至周之時。人民文薄。八卦難復。因襲故文。王衍爲六十四首。極其變。使民不倦。至周之時。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稱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知世淺弊。文薄難治。故加密致之罔。設纖微之禁。檢柙守持。備具悉極。此言妄也。上世之人。所懷五常也。下世之人。亦所懷五常之道。共稟一氣而生。上世何以質朴。下世何以文薄。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春秋繁露郊事對篇〕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鳧非鶩。可用否。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大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爲不可。

〔論衡知實篇〕子入太廟。每事問。不知故問。爲人法也。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孔子雖聖。何能知之。以嘗見。實已知。而復問。爲人法。孔子曰。疑思問。疑乃當問。邪。實已知。當復問。爲人法。孔子知五經。門人從之學。當復行問。以爲人法。何故專口授弟子乎。不以已知五經復問。爲人法。獨以已知太廟復問。爲人法。聖人用心。何其不一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漢書律曆志上〕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歷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言告朔也。

〔又張禹傳〕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

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禹爲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遊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禹它地。

〔續漢書祭祀志上〕光武上泰山刻石文云。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爲驗。又其十卷。皆不昭皙。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

〔論衡非韓篇〕子貢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防爲無益而去之者。必有水災。以舊禮爲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

〔蔡邕集月令篇名〕古者諸侯朝正於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旣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而朝。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刺舍大禮而徇小儀。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後漢書陳忠傳〕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尙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忠以爲非國舊禮。上疏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尙書。尙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譴日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

〔魏志明帝傳注引魏略〕董尋上書諫明帝曰。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凰。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尙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旣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烏。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

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白虎通宗廟篇〕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係心焉。論語云：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自竦動。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慄。亦不相襲。所以用木爲之者何。木有終始。又與人相似也。蓋題之以爲記。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長尺二寸。孝子入宗廟之中。雖見木主亦當盡敬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春秋繁露精華篇〕齊桓挾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卽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尙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

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新序雜事篇四〕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二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衆賢也。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迺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秭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闕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

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允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此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春秋繁露仁義法篇〕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僂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政，詭於上而僻行之，則誹於下，仁義之處，可無論乎。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

〔白虎通禮樂篇〕見本卷上文君子無所爭章。三十
一葉

論語古義卷四

長沙 楊樹達撰集

里仁篇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孟子公孫丑上篇〕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說苑貴德篇〕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罪。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爲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史記滑稽傳集解引鍾繇華歆王朗等對問〕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爲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後漢書孝明八王傳注引東觀記〕和帝賜彭城王恭詔曰。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春秋繁露玉英篇〕經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卻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

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若直書其篡。則宣繆之高。滅而善志無所見矣。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論衡問孔篇〕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

〔後漢書李通傳論〕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識以道者乎。夫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況乃億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禍。汙滅親宗。以缺一切之功哉。

〔牟子理惑論〕牟子曰。富與貴。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

令人行妨。聖人爲腹不爲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於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稽康答向子期難養生論〕聖人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者。蓋爲季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且抑使由其道而不爭。不可令其力爭。故許其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俗談耳。不言至人當貪富貴也。

〔陸景典語〕夫無功而受祿。君子猶不可。況小人乎。孔子所以恥稟丘之封。而惡季氏之富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苟得其志。執鞭可爲。苟非其道。卿相猶避。明君不可以虛授。人臣亦不可以苟受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鹽鐵論論儒篇〕見卷十三子路篇言不順則事不成節。百九十
四葉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漢書外戚傳昭帝上官后傳〕燕王旦上書云。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

〔後漢書吳祐傳〕奮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漢書夏侯勝傳〕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息。

〔新序雜事篇一〕見卷八。秦伯篤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百零八葉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漢書貢禹傳〕禹上書言。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魚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莘莘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

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斂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旣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按顏注引論語小人懷土。明楊慎謂易小人爲亡。不欲以小人斥其臣。是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鹽鐵論輕重篇〕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

〔劉向戰國策敘〕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

〔漢書匡衡傳〕衡上疏曰。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

〔又王莽傳上〕張竦爲陳崇章奏稱莽功德曰。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勳。皆以周公爲比。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公之謂也。

〔後漢書劉愷傳〕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潔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成舍弘之化。

〔又列女曹世叔妻班昭傳〕昭上疏曰。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遠邠。孔子稱爲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於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此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

〔風俗通十反篇〕司徒九江朱伉以年老爲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掾屬大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何用爲。於是東閣祭酒周舉曰。昔聖帝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爲鏡戒。熒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伉曰。可自力也。舉爲劄草。伉手書密上。上覽儀表。嘉其忠謨。伉目

數病。手能細書。詔案大臣。苟肆私意。詔坐上謝。俚蒙慰勞。謹案論語。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偃位極人臣。視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又偃年且九十。足以憚憤。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乃發忿。欲自提理。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救罪不暇。何慰勞之有。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

〔後漢書崔駰傳〕駰獻書誠寶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

〔潛夫論忠貴篇〕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己不立。是故人臣不奉遵禮法。竭精思職。推誠輔君。効功百姓。下自附於民氓。上承順於天心。而乃欲任其私知。竊君威德。以陵下民。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偷進苟得以自奉厚。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譬猶始皇之舍德任刑。而欲計一以至於萬也。豈不惑哉。

〔魏志文帝傳注引獻帝傳〕魏王令曰：世之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人之性，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風俗通過譽篇〕見卷六雍也篇中庸之爲德也章。六十葉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說苑雜言篇〕昔者南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爲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挾行也；比於善，自進之階；比於惡，自退之原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爲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白虎通諫諍篇〕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論語事

父母幾諫。下言又敬不違。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鹽鐵論能言篇〕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儒者口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夫坐言不行，則牧童兼烏獲之力，逢須苞堯舜之德，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患於治亂，而盲人何患於白黑哉。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恥之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漢書外戚孝成許后傳〕成帝報后曰：且財帛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

〔後漢書虞延傳〕富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矣。

〔又王暢傳〕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

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鮮矣。

〔桓霸世要論節欲篇〕堯舜之居。土階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宮室。而非飲食。此數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節儉之至也。故其所取民賦也薄。而使民力也寡。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厚。故家給人足。國積饒。而羣生遂。仁義興。而四海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史記萬石張敖傳贊〕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敖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

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

〔鹽鐵論論誹篇〕丞相史曰：檀柘而有鄉，薶葦而有蕪，言物類之相從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

〔說苑復恩篇〕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德者尙必報。

論語古義卷五

長沙 楊樹達撰集

公治長篇第五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史記仲尼弟子傳〕公治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卷十四憲問篇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章二百零八葉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史記仲尼弟子傳〕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乎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說苑政理篇〕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

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新序雜事篇二〕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白虎通號篇〕或稱君子者。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故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何以知其通稱也。以天子至於民。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

母論語曰。君子哉若人。此謂弟子。弟子者。民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本卷下文。子謂子貢曰。章。五十九葉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論衡答佞篇〕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民。誤設計數。煩擾農商。損

下益上。愁民說主。損上益下。忠臣之說也。損下益上。佞人之義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史記仲尼弟子傳〕漆雕開字子開。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卷十三子路篇子路問政章。百九十一葉

〔漢書地理志〕元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貊。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

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償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讐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淺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

〔說文解字四篇上羊部〕羌西戎羊種也从羊儿羊亦聲南方蠻閩从虫北方狄从犬東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六種也西南燠人焦僥从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唯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於海有以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卷十三子路篇子路問政章。百九十一葉

〔史記仲尼弟子傳〕再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漢書刑法志〕見卷十三子路篇以不教民戰章。二百十四葉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史記仲尼弟子傳〕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問曰。孔子

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歟。抑與之歟。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新序雜事篇二〕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爲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爲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旣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員釭。何如。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尙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爲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鬣猶能挈石。鷲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美敏捷也。

〔論衡問孔篇〕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問一以知十。賜也問一以知二。

子曰：弗如也。吾與汝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

〔中論治學篇〕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

〔又智行篇〕仲尼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之行不若顏淵遠矣，然而不服其行，服其聞，一知十，由此觀之，盛才所以服人也。

〔魏志夏侯淵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爲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卷十七陽貨篇，宰我問三年之喪章，二百八十九葉。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顯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

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鬻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

〔鹽鐵論殊路篇〕大夫曰：孔子外變二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師友，行行爾鄙，心猶存。宰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牆，不可朽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香澤不能化嫫母也。」

〔論衡問孔篇〕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予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予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漢書蓋諸葛劉鄩孫毋將何傳〕贊曰：蓋寬饒爲司直，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以加也。

若采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諸葛劉鄭雖云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以數子之名迹。然毋將汙於冀州。孫寶橈於定陵。況俗人乎。何並之節。亞尹翁歸云。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行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漢書。睦。兩。夏。侯。京。翼。李。傳。贊。〕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行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睦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彷彿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睦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深淺。危言刺譏。構怨彊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藝文類聚三十八引曹植學宮頌序〕自五帝典絕。三王禮廢。應期命世。齊賢等聖者。莫高於孔子也。故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誠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卷十三子路篇子路問政章。百九十一葉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風俗通愆禮篇〕見卷八秦伯篇恭而無禮則勞章。百零七葉

〔後漢書朱穆傳論〕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爲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讎朋之謠。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紆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客。廉頗霍公之門賓。進由勢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爲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敵。而忘得朋之義。蔡氏貞珉之言。其爲然也。

〔魏志荀攸傳注引魏書〕見卷一學而篇子禽問於子貢章。七葉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

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漢書古今人表〕見卷七述而篇若聖與仁章。百零二葉

〔論衡問孔篇〕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

〔中論智行篇〕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此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吳志諸葛恪傳注引志林〕初，權病篤，召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天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當時咸

謂之失言。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牟子理惑論〕見卷十五衛靈公篇君子哉蘧伯玉章。二百三十八葉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孟子盡心下篇〕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嚻嚻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猥也。是又其次也。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居陳三歲，曾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

〔又〕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

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

〔又儒林傳〕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後漢書寇恂傳〕執金吾賈復在沙南。部將殺人於潁州。恂捕得繫獄。時尙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州。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尙有此義。吾安可以

忘之乎。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軍同出。結友而去。論曰。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唯君子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於寇公而見之矣。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朋友者。何謂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之交。近則謗其言。遠則不相訕。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惡。其心痛之。貨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生不屬。死不託。故論語曰。子路云。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又曰。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風俗通愆禮篇〕太原郝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語。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

敵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費用膳雉。受而不拒。而交答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禮。弊之至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後漢書皇甫嵩朱雋傳〕論曰。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斂策而已不有焉。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爲先。斯亦行身之要與。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韓詩外傳卷四〕昔者先王審理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聾。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經而不失。其於人也。寬裕寡怨而弗阿。其於儀也。脩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於百官伎藝之人也。不與爭能而致用其功。其於天地萬物也。不說其所然。謹財其盛。其待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

均遍而不偏。其於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智之極也。夫是謂先王審之禮也。若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慈母也。曰仁刑義立。教成愛深。禮樂交通故也。

〔又卷六〕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遇君則脩臣下之義。出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老則脩弟子之義。遇等夷則脩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脩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

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

〔又李尋傳〕尋對問曰。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尙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櫪。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

〔續漢書五行志六注引馬融集〕延光四年融上書云。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爲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爲誣矣。

論語古義卷五竟

論語古義卷六

長沙 楊樹達撰集

雍也篇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

〔說苑脩文篇〕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

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卷十二顏淵篇顏淵問仁章。百七十
三葉

〔論衡問孔篇〕哀公問孔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史記仲尼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史記仲尼弟子傳〕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漢書樊鄴滕灌傅靳周傳〕贊曰。仲尼稱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信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史記仲尼弟子傳〕閔損字子騫。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史記仲尼弟子傳〕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漢書宣元六王傳〕成帝詔曰。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織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乃遭命。離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閔焉。

〔白虎通壽命篇〕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於受邑是也。冉

伯牛危行正言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卷十二顏淵篇顏淵問仁章。百七十

三葉

〔鹽鐵論地廣篇〕文學曰：夫賤不害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甯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爲窮變節，不爲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不苟得，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爲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斃矣。

再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後漢紀八明帝紀〕帝報桓榮書曰：夫五經之道廣大，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自宰予之徒，親事孔門，閑邪以度，猶尙怠懈晝寢，況於不才者乎？苟非其人，道不虛受。再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

不足者。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卷三八。佾篇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章三十葉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史記仲尼弟子傳〕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風俗通十反篇〕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卻掃。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莫力。太僕杜密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牋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於鼈蝟。冷澀比如寒蛭。無能往來。此

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達之。冤疑動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啓之。明府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庶不爲闕。既不善是。多見譏論。夫何爲哉。於是昱甚悅服。待之彌厚。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爲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意宴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婆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甞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爲己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篇〕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說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風俗通祀典篇〕謹案。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茶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

閱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茶與鬱墨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菱。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冀以衛凶也。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戰國策齊語孟嘗君將西入秦。諫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曰。臣之來也。過於淄上。有土偶人焉。與桃梗相與語。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士也。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天霖雨。淄水至。則子殘矣。曰。不然。吾西岸之士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桃木也。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洗子而汎汎。將何如矣。夫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入之。則不知其可。孟嘗乃止。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朝楚。會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繆。公患之。叔孫穆叔曰。被殯而繆。則布帛也。乃使巫以桃茷先被殯。楚人弗禁。旣而悔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也。葦菱。傳曰。萑葦有藪。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萑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萑葦。菱者。交易。陰陽代興也。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惡。遇燒悟虎皮飲之。繫其爪。亦能辟惡。此其驗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潛夫論交際篇〕見卷十鄉黨篇孔子於鄉黨章百四十
九葉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漢紀六高后紀〕見卷十二顏淵篇司馬牛憂曰章百七十
七葉

〔論衡幸偶篇〕災氣加人。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徵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爲不幸矣。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漢書古今人表序〕見卷七流而篇若聖與仁章百零
二葉

〔又東方朔傳〕朔非有先生論曰。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

〔論衡本性篇〕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爲

金木之爲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壹之質。故生而弗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漢紀卷二十四成帝紀〕匡衡奏議曰。凡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大夫祭其門戶井竈中霤。是謂五祀。士庶人祭祖考而已。淫祀有禁。及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先正人事而已。不苟求福於神。祇不由其道。則神不饗也。

〔白虎通宗廟篇〕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

〔潛夫論卜列篇〕聖人甚重卜筮。然不疑之事亦不問也。甚敬祭祀。非禮之祈亦不爲也。故曰。聖人不煩卜筮。敬鬼神而遠之。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見卷十三衛靈公篇子曰庶矣哉節二百零二樂

子曰知者樂水。

〔韓詩外傳卷三〕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

仁者樂山。

〔韓詩外傳卷三〕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論衡驗符篇〕芝草延年仙者所食往世生出不過一二今并前後凡十一本多獲壽考之徵生育

松喬之糧也。孔子曰：知者樂，仁者壽。皇帝聖人，故芝草壽徵生。

〔申鑒俗嫌篇〕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曰：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

〔中論天壽篇〕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比干胥身陷大禍，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人耶？故司空顓、川、荀爽論之，以爲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令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由此觀之，仁者壽，豈不信哉？北海孫翹以爲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若曰積善不得報，行仁者凶，則愚惑之民，將走於惡，以反天常。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幹以爲二論皆非其理也。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

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爾者，以仁者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自堯至於武王，自稷至於周召，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爲少矣。考其年壽，不爲夭矣。斯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子豈殘酷者哉？顧其仁有優劣耳。其天者惟顏回，據一顏回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鈞之金權於一車之羽，云金輕於羽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漢書地理志〕魯地，奎婁之分野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鹽鐵論殊路篇：文學曰：西子蒙以不潔，鄙夫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爲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人事加則爲宗廟器，否則斯養之爨才，干越之鋌不厲，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主服而朝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漢紀二十五成帝紀〕荀悅論曰：及至末俗，異端並生，諸子造誼以亂大倫，於是微言絕，羣議謬焉。故仲尼畏而憂之，詠歎斯文，是聖人篤文之至也。若乃季路之言，何必讀詩然後爲學，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夫潛地窟者而不覩天明，守冬株者而不識夏榮，非通照之術也。然博覽之家，不知其穢，兼而善之，是大田之莠與苗並興，則良農之所悼也。質樸之士，不擇其美，兼而棄之，是崑山之玉與石俱捐，則卞和之所痛也。故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後漢書范滂傳〕升奏曰：孔子曰：博學於文，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可謂善學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史記孔子世家〕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璦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

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

〔論衡問孔篇〕孔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曰。予所鄙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說。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風俗通過譽篇〕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已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訐以爲直。隱以爲義。枉以爲厚。僞以爲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覆其遠理。曰過譽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漢書古今人表〕見卷七述而篇。若聖與仁章。百零二葉

〔白虎通聖人篇〕何以知帝王聖人也。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又曰。伏羲氏致神農氏作。神農氏致黃帝堯舜氏作。文俱言作。明皆聖人也。論語曰。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魏志鍾繇傳〕繇上疏曰。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奐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

論語古義卷六竟

論語古義卷七

長沙 楊樹達撰集

述而篇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漢書儒林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於是敍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卜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後漢書徐防傳〕防上疏曰。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勸勉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後漢書章帝紀〕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又獻帝紀〕九月甲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

〔又魯恭傳〕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中論藝紀篇〕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鹽鐵論散不足篇〕賢良曰。古者鄰有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辨。歌舞俳優。連笑伎戲。

〔白虎通喪服篇〕凶服不敢入公門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曲禮曰。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論衡感類篇〕雷爲天怒。雨爲恩施。使天爲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周禮子卯稷食菜羹。哀樂不並行。哀樂不並行。喜怒哀反並至乎。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新語慎微篇〕夫大道履之而行。則無不能。故謂之道。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卷十二顏淵篇顏淵問仁章。百七十
三葉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白虎通三軍篇〕國必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韓詩外傳卷一〕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並而不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污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非惡富貴而好貧賤也。由其理，尊貴及己而仕也，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故阨窮而不憚，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說苑立節篇文同。）

〔史記伯夷傳〕見卷十五衛靈公篇道不同章。二百五十八集

〔鹽鐵論貧富篇〕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己。故不遠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勢。雖付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也。富貴不能榮。毀謗不能傷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孔子世家〕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

〔漢書禮樂志〕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臧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道風餘烈。尙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說苑修文篇〕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

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爲樂之至於此。

〔阮籍樂論〕故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言至樂使人無欲。心平氣定。不以肉爲滋味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牟子理惑論〕牟子曰。觀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修禮節。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淡者所不恤。故前有隋珠。後有虓虎。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栖巢木。夷齊餓首陽。孔聖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史記蔡澤傳〕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新語本行篇〕夫酒池可以泛舟。糟丘可以望遠。豈貧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州之衆。豈弱於力哉。然功不能自存。威不能自守。非爲貧弱。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天下也。故察於財而昏於

道者衆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故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事而慎於言。所以口口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列女傳續傳〕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滄之妻。同郡孟氏之女也。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世家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賢。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問夫子高義。斥數妻。妾亦偃蹇數夫。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其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繡。傅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竊恐夫子不堪。妾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簷衣。椎髻而前。鴻喜曰。如此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運期。字俟光。共遯逃霸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與妻深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爲事。雖雜庸保之中。妻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修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汲汲於榮樂。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羣書治要引杜恕體論臣篇〕是以古之全其道者。進則正。退則曲。正則與世樂其業。曲則全身歸

於道。不做世以華衆。不立高以爲名。不爲苟得以偷安。不爲苟免而無恥。夫修之於鄉閭。壞之於朝廷。可惜也。修之於已立。壞之於闔棺。可惜也。君子惜茲二者。是以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況害仁以求寵乎。故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風俗通窮通篇〕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潁。巨陵亭。從者擊亭卒數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皆厭毒痛。欲復收蕃。蕃曰。我故大臣。有罪。州郡尙當先請。今約勅兒客無素。幸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相守數時。會行亭掾至。因乃得免。時令范伯弟亦即殺其亭長。蕃本召陵父。梁父令。別仕平輿。其祖河東太守。冢在召陵。歲時往祠。以先人所出。重難解亭。止諸冢舍。時令劉子興亦本凡庸。不肯出候。股肱爭之。爾乃會其冢上。蕃持板迎之。長跪。令徐乃下車。卽坐。不命去板。辭意又不謙恪。蕃深忿之。令去。顧謂賓客。平輿老夫。何欲召陵令哉。不但爲諸冢故耶。而爲小豎子所慢。孔子

曰。假我數年乎。其明年。桓帝赫然誅五侯鄧氏。海內望風草偃。子與以臟疾見彈。埋於當世矣。蕃起於家。爲尚書僕射大中大夫太尉。

子不語怪力亂神。

〔漢書郊祀志下〕成帝末年。頗好鬼神。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漢書張禹傳〕見卷九子罕篇子罕言利章。百二十九葉

〔風俗通怪神篇〕傳曰。神者。中也。怪者。疑也。孔子稱土之怪爲墳。羊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潛夫論德化篇〕身處汚而放情。怠民事而急酒樂。近頑童而遠賢才。親諂諛而疎正直。重賦稅以

賞無功。妄加喜怒以傷無辜。故能亂其政以敗其民。斃其身以喪其國者。幽厲是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我則改之。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爲弗見也。

〔又實性篇〕聖人之所名。天下以爲正。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

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爲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爲善甚難當，而孟子以爲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後漢書殤帝紀〕尙敏陳興廣學校疏云：傳曰：王者之臣，其實師也。言其道德可師也。今百官伐閱，皆以通經爲名，無一人能稱。孔子曰：無而爲有，虛而爲盈，難乎有恆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白虎通禮樂篇〕問曰：異說並行，則弟子疑焉。孔子有言：吾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也。知之次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天之將喪斯文也，樂亦在其中矣。聖人之道，猶有文質，所以擬其說，述所聞者，亦各傳其所受而已。

〔漢書溝洫志贊〕古人有言：微禹之功，吾其魚乎。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孔子曰：多聞而志之，知之次也。國之利害，故備論其事。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漢書杜欽傳〕欽上對云：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

〔後漢書列女傳〕班昭撰女誡云：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

〔潛夫論交際篇〕夫是四行者，其輕如毛，其重如山。君子以爲易，小人以爲難。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稱知德者，鈔俗之偏黨，自古而然，非乃今也。

〔魏志鍾繇傳〕見卷六雍也篇，如有博施於民章。八十
七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史記仲尼弟子傳〕巫馬施字子旗。陳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孟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

〔白虎通諫諍篇〕人臣之義當掩惡揚美，所以記君過，何各有所緣也。掩惡者，謂廣德宣禮之臣，所以爲君隱惡。何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官，本不當有遺失。故論語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此爲君隱也。

〔又嫁娶篇〕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佚，恥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曲禮曰：買妾不知姓，則卜之。外屬小功已上，亦不得娶也。故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

〔應劭風俗通義序〕昔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爲難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漢書古今人表〕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未知焉得仁。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傳曰。譬如堯舜。禹稷高與之爲善。則行。鯀驩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干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論衡感虛篇〕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聖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

〔潛夫論巫列篇〕巫史所祝者。蓋所以交鬼神而救細微爾。至於大命。未如之何。譬民人之請謁於

吏矣。可以解微過。不能脫正罪。設有人於此。晝夜慢侮君父之教。干犯先王之禁。不克己心思改過。口善而苟驟發。請謁以求解免。必不幾矣。不若修己小心畏慎。無犯上之必令也。故孔子不聽子路而云丘之禱久矣。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云。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

〔說苑權謀篇〕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

〔後漢書馬融傳〕融上廣成頌云。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頤養精神。致之

無彊。故宴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爲奢淫而已哉。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吳志步騭傳〕見卷九子罕篇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章。百三十
六葉

論語古義卷八

長沙 楊樹達撰集

泰伯篇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史記吳太伯世家贊〕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

〔漢書地理志〕殷道既衰。周大王亶父興郊梁之地。長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大王欲傳國焉。大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荆蠻。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大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後漢書桓榮丁鴻傳論〕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而遠周。伯夷率絜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故泰伯稱至德。伯夷

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

〔風俗通過譽篇〕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爲上計，史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計史戴紹車，後舉孝廉爲陝令，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弟子弟尙幼，恩情注，希有與兄既出之日，可居冢下，冢無屋，宗家猶有贏田廬，田可首粥者耳。何必官池客舍，既推獨車，復表其上，爲其飾僞。良亦昭晰。幼起同辟有薛孟嘗者，與弟子同居，弟子常求分，力不能止，固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汝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戀也。器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三耳。子弟無幾盡之，輒復更分。如此者數，傳稱袁盎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則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萬，畏人而不知，欲令皦皦，乃如是乎。方之衰薛，差以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況若幼起仍斯不足貴矣。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風俗通愆禮篇〕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伯臥牀上敬寢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俱去鄉里居緱氏城中亦教授坐養聲價伯大爲議郎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衍衍閭閻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尙同輿而出同牀而寢今相校三年耳幸無骨肉之屬坐作鬼怪旦朝言恐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且晏平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漢書平帝紀〕太皇太后詔曰蓋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堯睦九族舜惇敍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統國政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傳不云乎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其爲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論衡四諱篇〕徒用心以爲先祖全而生之子孫亦當全而歸之。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開予足。開予手。面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重慎。臨絕效全。喜免毀傷之禍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史記滑稽東方朔傳〕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於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願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新序雜事篇一〕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筮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善。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卽拜筮蘇爲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共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魏志高堂隆傳〕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

〔吳志孫登傳〕登臨終上疏曰。臣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爲忠。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鹽鐵論箴石篇〕丞相史曰。吾聞諸鄭長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暴慢。出辭氣。則遠鄙倍矣。故言可述。行可則。此有司夙昔所願覩也。若夫劍客論博奕。辯盛色而相蘇。立權以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文學被不遜之名。竊爲諸生不取也。

〔後漢書朱浮傳論〕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列女傳節義傳〕魯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爲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官。養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爲孝公。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其義保之謂也。

〔風俗通過譽篇〕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遼叔大子名舊。才操鹵鈍。小子髡。旣見齒鄉黨。到見股肱曰。太守與遼叔同歲。恩結締素。薄命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如無罪。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柳對曰。明府謹終追遠。與微繼絕。舊然實不如髡。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尙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耶。釋兄用弟。此爲故殃。段氏之家。豈稱相遭遇之義乎。竟舉舊也。世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子。伯起自乞。子瓚尙弱。而弟琰幸以成人。是歲舉琰。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見衆。常稱病。遣詣生交到。十

八。乃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衛。尙書劾奏。增年受選。減年避劇。請免瓚官。詔許。左遷武當左尉。曾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緄與伯起同時。公府辟瓚爲軍曲候。瓚歸臥家。軍功除新陽長官。至下邳相。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無以也。春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記曰。大夫三月葬。同位畢至。此言謹終悼亡。不說子弟當見寵拔也。魯有右成叔聘衛。石宰穀留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孥隴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相於之義。具於此矣。語有曰。白頭如新。交蓋如舊。簞食壺漿。會於樹陰。臨別。簞餐。念在報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舉。斯爲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在者無之。亡者無顧覆之施。饑寒緩急。視之若遺。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各有心。兩不得中。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傷及。民人實宜料度以爲後圖。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列女傳貞順傳〕楚白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駟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大夫致幣。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爲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楚貞姬。君子謂貞姬潔廉而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衡効力篇〕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

〔中論修本篇〕琴瑟鳴。不爲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爲無人而滅其道。故弦絕而宮商亡。身死而

仁義廢。曾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夫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君子日強其所重以取福，小人日安其所輕以取禍。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後漢書張敏傳〕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賞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又方術傳〕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鈴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蹟，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習性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章其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書堯典正義引鄭玄六藝論〕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

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中論天壽篇〕見卷六雍也篇知者動節。八十
三葉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鹽鐵論後刑篇〕賢良曰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皙之僞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後漢書郭泰傳〕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隰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蓬瑗顏回尙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

〔又西羌傳〕來機爲并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並當之職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二君素性疾惡欲分明黑白孔

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贊〕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後漢書獨行李業傳〕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爲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業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遂飲毒而死。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王褒四子講德論〕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

〔後漢書班彪傳論〕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喻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

〔潛夫論本政篇〕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上報恩。二人而已。由此觀之。衰世羣臣。誠少賢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爾。故曰。治世之德。衰世之惡。常與爵位自相副也。孔子曰。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國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中論爵祿篇〕諸子之書稱。爵祿非貴也。資財非富也。何謂乎。曰。彼遭世之亂。見小人富貴而有是言。非古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其祿厚。德遠者其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不待問之。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非以黼黻華乎其身。芻豢之適於其口也。非以美色悅乎其目。鍾鼓之樂乎其耳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明王在上。序爵班祿。而不以逮也。君子以爲至羞。何賤之有乎。

〔又〕自時厥後。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僭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姦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

焉。恥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云。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論衡案書篇〕識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爲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爲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終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盡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吳志韋曜傳〕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其辭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孟子滕文公篇〕見次章。百十
九葉

〔漢書王莽傳上〕太后下詔曰。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今衆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以安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以康寧。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

〔白虎通聖人篇〕何以言禹湯聖人。論語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與舜比方巍巍。知禹湯聖人。春秋傳曰。湯以聖德。故放桀。

〔論衡語增篇〕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

〔論衡自然篇〕見次章。百二十
一葉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孟子滕文公篇〕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春秋繁露奉本篇〕人之得天得衆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天子。疆內之民統於諸侯。日月食並告凶。不以其行。有星彗於東方。於大辰。入北斗。常星不見。地震。梁山沙鹿崩。宋衛陳鄭災。王公大夫篡弑者。春秋皆書。以爲大異。不言衆星之彗。入竇雨。原隰之襲崩。一國之小民死亡不決。疑於衆草木也。唯田邑之稱多著主名。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王夷君獲。不言師敗。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則之者。大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言其尊大以成功也。齊桓晉文不尊周室。不能霸。三代聖人不則天地。不能至王。階此而觀之。可以知天地之貴矣。

〔漢書律歷志〕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六百四

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大族之實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天兼地，人則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之象也。

〔又儒林傳〕孔子究觀古今之篇籍，乃稱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又云：周監於二世，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敍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

〔又敍傳〕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

〔說苑至公篇〕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躡，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

〔論衡初稟篇〕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必須天有命，乃以從事，安得先天而後天乎。以其不待天命，直以心發，故有

先天後天之勤。言合天時。故有不違奉天之文。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王者則天。不違奉天之義也。推自然之性。與天合同。是則所謂大命文王也。

〔又藝增篇〕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

〔又自然篇〕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邀名。無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

〔又齊世篇〕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

〔又須訟篇〕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擊壤於

塗。或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擊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之德者。乃知堯者也。

〔藝文類聚二十引孔融聖人優劣論〕荀愜以爲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是則爲覆蓋衆聖最優之明文也。孔以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洽於民心。雅頌流於衆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爲稱首。則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堯之爲聖也。明其聖與諸聖同。但以久見稱爲君爾。

〔魏志高貴鄉公紀〕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

〔又陳思王植傳〕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

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列子仲尼篇注引何晏无名論〕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曰：彊爲之名，仲尼稱堯蕩蕩，无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彊爲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无能名焉者邪。

〔羣書治要引陸景典語〕王者所以稱天子者，以其號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夫天之育萬物也，耀之以日月，紀之以星辰，運之以陰陽，成之以寒暑，震之以雷霆，潤之以雲雨，天不親事而萬事歸功者，以所任者待其宜也。然握璿璣，御七辰，調四時，制五行，此蓋天子之所爲任者也。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後漢書宦者曹節傳〕審忠上書云：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湯舉伊尹，不仁者遠。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漢書劉向傳贊〕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閒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

〔又王嘉傳〕嘉上疏云。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

〔後漢書循吏王渙傳〕永初二年。鄧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爲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論衡佚文篇〕孝成皇帝讀百篇尙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尙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尙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尙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適。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姦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

〔魏志劉廙傳注引廙別傳〕廙表論治道云。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

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

〔白虎通號篇〕或曰。唐虞。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故論語曰。唐虞之際。

〔論衡佚文篇〕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

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東觀漢記序〕孝殤。襁褓承統。寢疾不豫。天命早崩。國祚中絕。社稷無主。天下敖然。賴皇太后。孔子稱有婦人焉。信哉。

〔魏志劉廙傳注引廙別傳〕見上才難節。百二十四葉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後漢書伏湛傳〕湛上疏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以耆龜。

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

〔論衡佚文篇〕見上唐虞之際節。百二十
五葉

〔風俗通三王篇〕易稱湯武革命。尙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尙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

〔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武故事〕公令曰。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

〔後漢書殤帝紀〕詔曰。自夏以來。陰雨過節。燠氣不效。將有厥咎。寤寐憂惶。未知所由。昔夏后惡衣服。菲飲食。孔子曰。吾無閒然。今新遭大憂。且歲節未和。徹膳損服。庶有補焉。其減太官。導官尙方內。

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

〔風俗通山澤篇〕謹按周禮十里爲成。成開廣八尺。深八尺。故謂之洫。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

論語古義卷八竟

論語古義 卷八

論語古義卷九

長沙 楊樹達撰集

子罕篇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史記外戚世家〕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矣。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漢書張禹傳〕禹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三十餘。地震五。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異。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漢書吾丘壽王傳〕壽王對曰。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

〔風俗通十反篇〕宗正南陽劉祖奉爲郡屬曹史。左騎校尉薛丞君卓爲戶曹史。太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常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爲御史。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既託帝王肺腑。過聞前訓。不能備光輝胥附之任。而當側身陪乘。執策握革。有死而已。無能爲役。薛丞因前白曰。今明公垂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充人之周旋進退。補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敬重。亦以祖爲高。歲盡。俱舉孝廉。謹案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執。執御乎。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於西友。然猶御者。不爲役也。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卽位。程鄭爲乘馬御。訓羣驪知禮。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車都尉。寧可復言執策握革而辭讓之乎。凡黔首皆黃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在畎畝。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樸。子皆駕御。故曰從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子豈可然。公子遂僂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

見褒賞公孫於是失政刑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鹽鐵論憂邊篇〕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

〔白虎通緋冕篇〕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也。卽不忘本。不用皮。何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尙書曰。王麻冕。

〔後漢書陳元傳〕元上疏云。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卽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

〔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令曰。議者以爲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於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王。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

不盟。夫盟以潔爲靜，未聞擬向不盟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樂奏畢竟，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爲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於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史記孔子世家〕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

〔漢書儒林傳〕見本卷下文鳳鳥不至章。

〔白虎通聖人篇〕見下章，百三十三葉。

〔論衡超奇篇〕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孔

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

〔又佚文篇〕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

〔王肅孔子家語解序〕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今已傳斯文于天下。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

〔白虎通聖人篇〕聖人未沒時。寧知其聖乎。曰。知之。論語曰。太宰問子貢曰。夫子聖者歟。孔子曰。太宰知我乎。聖人亦自知聖乎。曰。知之。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論衡知實篇〕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者。

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夫聖若爲賢矣。治行厲操。操行未立。則謂且賢。今言且聖。聖可爲之故也。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論衡自然篇〕牢曰。子云。我不試。故藝。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人之賤不用於大者。類多伎能。天尊貴高大。安能撰爲災變。以譴告人。

〔王肅孔子家語解序〕語曰。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設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云。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

〔又儒林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鹽鐵論論儒篇〕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馴馬。無世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故軺車良馬無以馳之。聖德仁義無所施之。

〔論衡書虛篇〕孔子生時。推排不容。故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又問孔篇〕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王也。已致太平。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

〔又指瑞篇〕瑞有小大。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鳥。小安之兆也。鳳皇騏驎。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

〔又宣漢篇〕儒者見孔子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方今無鳳鳥河圖。瑞頗未至。悉具。故謂未太平。此言妄也。彼聞堯舜之時。鳳皇景星皆見。河圖洛書皆出。以爲後王治天下。當復若等之物。乃爲太平。用心若此。猶謂堯當復比齒。舜當復八眉也。夫帝王聖相前後不同。則得瑞古今不等。而

今王無鳳鳥河圖爲未太平。妄矣。孔子言鳳鳥河圖者。假前瑞以爲語也。未必謂世當復有鳳皇與河圖也。

〔後漢書梁冀傳〕袁著上書云。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

〔魏志文帝紀注引漢獻帝傳〕司馬懿等言。臣等聞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則天地之靈。歷數之運。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論衡恢國篇〕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言顏淵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吳志步騭傳〕潁川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峻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議論。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爲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

有之矣。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論衡別通篇〕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爲博矣。顏淵之曰博者。豈徒一經哉。

〔後漢書范升傳〕見卷六雍也篇。君子博學於文章。八十
五葉

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春秋繁露二端篇〕春秋至意有二端。不本二端之所從起。亦未可與論裁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爲大也。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之謂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

予死於道路乎。

〔漢書朱博傳贊〕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爲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誠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復附丁傅。稱順孔鄉。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

〔論衡感類篇〕子疾病。子路遣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子罪子路者也。己非人君。子路使門人爲臣。非天之心而妄爲之。是欺天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白虎通商賈篇〕商賈何謂也。商之爲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論語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漢書地理志〕見卷五公冶長篇道不行章。五十
七章

〔論衡問孔篇〕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志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爲陋乎？

〔後漢書東夷傳〕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夷有九種：曰吠夷、千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又傳論〕昔箕子遠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

〔牟子理惑篇〕見卷三八俗篇夷狄之有君章。三十
業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史記孔子世家〕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漢書禮樂志〕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旣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論衡須頌篇〕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

〔又知實篇〕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謂孔子自知時也。何以自知魯衛天下最賢之國也。魯衛不能用己。則天下莫能用己也。故退作春秋。刪定詩書。以自衛反魯言之。知行應聘時未自知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春秋繁露山川頌〕水則源泉混混，汙汙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防山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入；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有得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史記孔子世家〕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漢書禮樂志〕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改定京師，於土中卽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乃營立明堂辟雍，顯宗卽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尙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辟如爲山，未成一

簣止吾止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新序雜事五篇〕齊有閻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閻丘邛對曰：不然。昔有顛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也。宣王曰：未有咫尺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閻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驕騮綠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閻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闕，刺石不鏗。使之與管彙決日出暎，其使未必能過管彙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邛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邛對曰：夫雞豚謹噉，卽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此之謂也。

〔論衡實知篇〕見卷二爲政篇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

〔魏志鍾會傳注引王弼傳〕於時何晏爲吏部尙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後漢書李陳龐陳橋傳論〕龐參躬求賢之禮。故民悅其政。橋玄厲邦君之威。而衆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在焉。如今道可忘。則彊梁勝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子貢曰。寧喪千軍。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魏志文帝紀注引漢獻帝傳〕令曰。吾德非周武。而義慙夷齊。庶欲遠苟妄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奪。邁於陵之所富。蹈柏成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尊薪者之清節。故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奪哉。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卷十三子路篇子路問政章。百九十一葉。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史記伯夷傳〕見卷十五衛靈公篇道不同章。二百五十八葉

〔漢書傅喜傳〕莽曰：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委性端慤，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潛夫論交際篇〕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夙恩，客猶若此，則又況乎生貧賤者哉。唯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爲不然爾。思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

〔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翻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誦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誦。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淮南子汜論訓〕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屨，至其溺則捧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而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鹽鐵論遵道篇〕夫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可與世俗同者，爲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聞，故舟車之治，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後民信之。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

〔說苑權謀篇〕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尙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

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

〔後漢書周章傳論〕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常者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德乏萬夫之望，王無絕天之釁，地有既安之執，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絕，不已悖乎。

〔古文苑引酈炎對事〕以季子之才，君國子民，行化四方，與夫句踐相去幾何。若令向時見國危亂，慕周公急時之義，思先君致國之意，攝政持統，邁其威德，奚翅遷都瑯琊，尙征上國，朝齊宋，鄭魯衛，執玉之君哉。孔子稱可與立，道未可與權。權反經而善，聖之達節者也。季子守節之士，故非其量度乎。

〔牟子理惑篇〕牟子曰：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掉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蘇。夫掉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供修孝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

〔潛夫論明忠篇〕夫術之爲道也，精微而神，言之不足而行有餘，有餘故能兼四海而照幽冥。權之

爲勢也。健悍以大，不待貴賤。操之者重，重故能奪主威而順當世。是以明君未嘗示人術而借下權也。孔子曰：未可與權。

〔中論智行篇〕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啓殷畔亂，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成王非不仁厚於骨肉也。徒以不聰叡之故，助畔亂之人，幾喪周公之功，而墮文武之業。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爲之作君奭，然後悅。夫以召公懷聖之資，而猶若此，况乎末葉之士，苟失一行，而智略褊短，亦可懼矣。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令曰：議者或有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鬪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與國者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春秋繁露竹林篇〕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何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

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潛夫論實貢篇〕是故選賢貢士。必考覈其清素。據實而言。其有小疵。勿彊衣飾。以壯虛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出處默語。勿彊相兼。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得。吳鄧梁竇之徒可致。各以所宜量材授任。則庶官無曠。興功可成。太平可致。麒麟可臻。且燕小。其位卑。然昭王尙能招集他國之英俊。興誅暴亂。成致治彊。今漢土之廣博。天子尊明。而曾無一良臣。此誠不愍兆黎之愁苦。不急賢人之佐治。爾。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忠良之吏誠易得也。願聖王欲之不爾。

論語古義卷十

長沙 楊樹達撰集

鄉黨篇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後漢書張湛傳〕湛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軾輅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藝文類聚二十三引張奐誠兄子書〕聞仲社輕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持。聞敦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經難知。且自以汝資父爲師。汝父寧輕鄉里耶。年少多失。改之爲貴。

〔潛夫論交際篇〕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者。又稱聞言惟謹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與其不忠。剛毅木訥。尙近於仁。

去喪無所不佩。

〔白虎通衣裳篇〕所以必有佩者。論語曰。去喪無所不佩。天子佩白玉。諸侯佩玄玉。大夫佩水蒼玉。士佩璫珉石。佩卽象其事。若農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鍼鏤。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云。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羔裘玄冠不以弔。

〔白虎通崩薨篇〕玄冠不以弔者。不以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

〔通典八十引魏杜布會喪宜去冠議〕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故周人去玄冠。代以素弁。漢去玄冠。代以布巾。亦王者相變之儀。未必獨非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牟子理惑論〕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黃帝養牲。以五肴爲上。孔子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不時不食。

〔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執。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須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

割不正不食。

〔墨子非儒篇〕見本卷下文席不正不坐節。百五十二葉

〔新序節士篇〕見本卷下文席不正不坐節。百五十二葉

沽酒市脯不食。

〔漢書食貨志〕義和魯匡言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養衰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王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沽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

〔論衡祭意篇〕人將飲食。謙退示當有所先。孔子曰。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禮曰。侍食於君。君使之祭。然後飲食之。

席不正不坐。

〔墨子非儒篇〕哀公迎孔子。席不端。不坐。割不正。弗食。

〔新序節士篇〕東方有士曰袁族目。將有所適而饑於道。狐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壺餐以與之。袁族目三舖而能視。仰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袁族目曰。嘻。汝乃盜也。何爲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縣名爲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车。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族目不食而死。潔之至也。

鄉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

〔禮記郊特牲篇〕鄉人禴。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

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鹽鐵論刑德篇〕文學曰。仁者愛之効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人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魯廐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見卷五公冶長篇顏淵季路侍章。六十

八葉

迅雷風烈必變。

〔論衡雷虛篇〕或曰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曰：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懼天怒，畏罰及己也。如雷不爲天怒，其擊不爲罰過，則君子何爲爲雷變動朝服而正坐乎？或本誤，雖

乎本誤，子今校改。

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父爲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已亦宜變。順天時，示己不違也。人聞

犬聲於外，莫不驚駭，竦身側耳以審聽之。况聞天變異常之聲，軒轅迅疾之音乎？

〔又感類篇〕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見類驗於寂寞，猶感動而畏懼。况雷雨揚軒轅之聲，成王庶幾能不怵惕乎？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况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

〔華陽國志六劉先主志〕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受命衣帶中密詔，當殺曹公，承先與先主及長水

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以將行未發。公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會天震雷。先主曰。聖人言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於此也。公亦悔失言。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白虎通車旂篇〕車所以立乘者。何制車以步。故立乘。車中不內顧。何。仰卽觀天。俯卽察地。前聞和鸞之聲。旁見四方之運。此車教之道。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

〔風俗通過譽篇〕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爲高唐令。不乘轎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爲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舍。乃謁府。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爲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謁府。乃徑到縣。俱謀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立直綏。不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禮記。戶有二屨。不入。將上堂。聲必揚。家且猶若此。况於長吏乎。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韓詩外傳卷二〕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賚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賚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屢戴經器。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

論語古義卷十一

長沙 楊樹達撰集

先進篇第十一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僻。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喆。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鹽鐵論殊路篇〕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可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

〔新序雜事三篇〕昔者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至。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見

秦王秦王曰。丈人罔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答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是大王籌策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臣失之矣。秦王瞿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馳騫而往。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一說。定強秦之策。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中論智行篇〕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魯譽之譽。爲七十子之冠。曾參雖質孝。原憲雖體清。仲尼未甚嘆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史記仲尼弟子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藝文類聚二十引說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執其手。衣甚厚。溫。卽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論衡知實篇〕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賢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己之情。早諫豫止。旣無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爲。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聞。非父弟萬世不滅。

〔華嶠後漢書劉平傳論〕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尙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於家。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

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以壽終。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爲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孔子稱。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言其孝。皆合於道。莫可復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史記仲尼弟子傳〕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論衡問孔篇〕顏淵死。有棺無椁。顏路請車以爲之椁。孔子不予。爲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孔子曰。鯉

也。死有棺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椁。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椁。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况其禮他姓之人乎。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春秋繁露隨本消息篇〕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

〔漢書董仲舒傳贊〕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筭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

〔論衡偶會篇〕人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與之相逢。文王時當昌。呂望命當貴。高宗治當平。傅說德當遂。非文王高宗爲二臣生。呂望傅說爲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光曜相察。上脩下治。度數相得。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并放。適相應也。

〔又問孔篇〕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廢。天將奪其佐。佐本誤作佑。今校改。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顏淵早夭。故曰天喪予。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卷十二顏淵篇顏淵問仁章。百七十
三葉

〔論衡問孔篇〕顏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者。殊之衆徒。哀痛之甚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白虎通辟雍篇〕見卷一學而篇學而時習之章。一葉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鹽鐵論論鄒篇〕文學曰。堯使禹爲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鄒衍非聖人。作怪談。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惑惑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近者不達。焉

能知瀛海。故無補於用者。君子不爲。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

〔牟子理惑論〕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其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聖哲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澹泊。歸志質朴。何爲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感。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爲武王請命。曰。旦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爲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卷十三子路篇子路問政章。百九十一葉

〔鹽鐵論殊路篇〕見卷五公冶長篇宰予晝寢章。六十葉

〔漢紀六高后紀〕見卷十二顏淵篇司馬牛憂曰章。百七十葉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漢書外戚孝成許皇后傳〕成帝報后曰：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

〔後漢書郎顛傳〕顛拜章曰：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并作。燒居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卽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恐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卷十三子路篇子路問政章。百九十一葉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卷三八佾篇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章。三十一葉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可也。

〔鹽鐵論刺議篇〕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夫怫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孔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今子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能匡。順流以容身。從風以說上。上所言則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之於聲。終無所是非。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其儒也。譬若土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也。葶歷似菜而味殊。玉石相似而異類。子非孔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儒。非吾徒也。再有爲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者不爲智。爲桀斂者不爲仁。

〔論衡答佞篇〕損上益下。忠臣之說也。損下益上。佞人之義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聚斂季氏不知其惡。不知百姓所共非也。

〔又順鼓篇〕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而鼓攻之可也。攻者。責也。責讓之也。

〔風俗通聲音篇〕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

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鼓。雷鼓八面。路鼓四面。皐鼓晉鼓皆二面。詩云。擊鼓其鐙。論語。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本卷上文。從我於陳蔡者章。百五十七葉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屨中。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本卷上文。從我於陳蔡者章。百五十七葉

〔鹽鐵論貧富篇〕見卷七述。而篇富而可求也章。九十葉

〔漢書貨殖傳〕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而顏淵簞食瓢飲。在于陋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議子貢。曰。回也其庶乎。屨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屨中。

〔論衛問孔篇〕孔子曰。賜不命而貨殖焉。億則屨中。何謂不受命乎。說曰。受當當之命。自以術知數億中時也。夫人富貴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如在人。孔子何爲言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夫謂富不受命而自知術得之，貴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知無不受富命而得富者。成事，孔子不得富貴矣。周流應聘，行說諸侯，智窮策困，還定詩書，望絕無冀，稱已矣夫。自知無貴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己不受貴命，周流求之不能得，而謂賜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曉其故。或曰：欲攻子貢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而徒好貨殖，故攻其短，欲令窮服而更其行。夫攻子貢之短，可言賜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言不受命與前言富貴在天相違反也。

〔又知實篇〕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然則聖人先知也。子貢億數中之類也。聖人據象兆，原物類，意而得之，其見變名物，博學而識之，巧商而善意，廣見而多記，由微見較，若揆之，今睹千載。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卷五公冶長篇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五十
九葉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則止。故曰。友飢爲之減餐。友寒爲之不重裘。故論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呂氏春秋勸學篇〕故爲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理勝義立。則位尊矣。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慚。凡遇合也不可必。遺理釋義以要不可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故師必勝理行義然後尊。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也。其有師者可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

〔史記孔子世家〕或譖孔子於衛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

過匡。顏淵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立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

〔論衡知實篇〕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如孔子先知。當知顏淵必不觸害。匡人必不加悖。見顏淵之來。乃知不死。未來之時。謂以爲死。聖人不能先知五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史記仲尼弟子傳〕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子路使子羔爲費邸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曰。是故

惡夫佞者。

〔漢紀二十五成帝紀〕見卷六雍也篇君子博學於文章。八十
五葉

〔白虎通社稷篇〕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爲報功也。禮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月令曰。擇元日。命民社。論語曰。季路使子羔爲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論衡問孔篇〕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對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

〔又量知篇〕鄭子皮使尹何爲政。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

〔又正說篇〕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夫詩經獨燔。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五經總名爲書。傳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

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漢書刑法志〕見卷十三子路篇以不教民戰章二百十四葉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史記仲尼弟子傳〕曾蒧字皙，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歎曰：『吾與蒧也。』」

〔白虎通緇冕篇〕所以有冠者，何？冠者，帷也。所以帷，持其髮者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修飾文章，故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士冠經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論語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論衡明雩篇〕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春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

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尙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

〔又祭意篇〕雩之禮。爲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雨。秋求實。兩秋求三字本脫今校補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暮春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

論語古義卷十二

長沙 楊樹達撰集

顏淵篇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史記仲尼弟子傳〕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後漢書梁節王暢傳〕和帝詔報暢曰：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傅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自克責，朕惻然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韓詩外傳卷十〕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
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爲賢者。請問姓名。牧者曰。
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

〔史記仲尼弟子傳〕冉雍字仲弓。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邦無怨。在家
無怨。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史記仲尼弟子傳〕司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前章。

〔鹽鐵論和親篇〕見次章君子敬而無失節。百七十八葉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漢書外戚班婕妤傳〕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婕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爲也。」

〔論衡命祿篇〕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偃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

疏。遂用於漢官。至齊相。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爲郎。人謂偃之才樂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明如匡穉圭。深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睢之于秦昭。封爲應侯。蔡澤之說范睢。拜爲客卿。人謂睢澤美善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又命義篇〕人之有吉凶。猶歲之有豐耗。命有衰盛。物有貴賤。一歲之中。一貴一賤。一壽之間。一衰一盛。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衰盛不在賢愚。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爲主。稟得堅彊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

〔又問孔篇〕孔子稱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善惡也。立事顏

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天死之人未必有邪行也。

未字原文
無今校補

〔又辨崇篇〕人命存於天。吉凶存於時。命窮操行善。天不能續。命長操行惡。天不能奪。天百神主也。道德仁義。天之道也。戰栗恐懼。天之心也。廢道滅德。賤天之道。險隘恣睢。悖天之意。世間不行道德。莫過桀紂。妄行不軌。莫過幽厲。桀紂不早死。幽厲不夭折。由此言之。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禍離福不在觸歲犯月。明矣。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又〕人之生也。精氣育也。人之死者。命窮絕也。人之生未必得吉逢喜。其死獨何爲謂之犯凶觸忌。以孔子證之。以死生論之。則亦知夫百禍千凶非動作之所致也。孔子聖人。知府也。死生大事也。大道效也。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衆文微言不能奪。俗人愚夫不能易。明矣。

〔漢紀六高后紀〕荀悅曰。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雖加人事終身不可成者。是謂三勢。譬之疾病。有不治能自瘳者。有治之則瘳者。有不治則不瘳者。有雖治而終身不可愈者。豈非類乎。昔虢太子死。扁鵲治而生之。鵲曰。我非能治死爲生也。能使可生者生耳。然太子不遇鵲。亦不生矣。若夫膏肓之疾。雖醫和亦不能治矣。故孔子曰。死生有節。又曰。不得

其死然。又曰幸而免。死生有節。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凡此皆性命三勢之理。

〔魏李康運命論〕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尙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徵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鹽鐵論和親篇〕文學曰。往者通關梁。交有無。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絕和親。攻當路。結禍紛拏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冑而耕耘。鉏耰而候望。燧燔烽舉。丁壯弧弦而出鬪。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爲兄弟也。故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

〔漢書五行志〕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云。知人則愜。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壑。孔子曰。浸潤之潛。磨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

〔又王尊傳〕見本卷下文。子張問崇德辨惑章。百八十四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漢書藝文志〕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鴻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

〔魏武帝孫子兵法序〕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食足兵。尚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戚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特武者滅。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聖賢之于兵也。賤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

〔魏志鄧艾傳〕艾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

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富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遊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漢書馬宮傳〕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宮策曰。下君章有司。皆以爲四輔之職。爲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多之。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義。

〔風俗通正失篇〕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成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於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怪乎。按古皆沒或是異文或是誤記

〔中論天壽篇〕見卷十五。衛靈公篇志士仁人章。二百三十九葉

〔魏志王肅傳〕肅上疏曰。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

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漢紀二十五成帝紀〕見卷六雍也篇。君子博學於文章。八十
五葉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

〔新語辨惑篇〕夫舉事者。或爲善而不稱善。或不善而稱善者。何。視之者謬。而論之者誤也。故行或合於世言。或順於耳。斯乃阿上之意。從上之旨。操直而乖方。懷曲而合邪。因其剛柔之勢。爲作縱橫之術。故無忤逆之言。無不合之義者。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爲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鹽鐵論未通篇〕文學曰。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民窮已不獨衍。民衍已不獨勤。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梁糲而寡取之。凶年飢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飢寒遂及己也。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贍。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漢書谷永傳〕永對曰。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成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困窮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牲飛之狀。殆爲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揀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後漢書楊震傳〕震上疏曰。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
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污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
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譴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
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

〔潛夫論愛日篇〕今自三府以下。至於縣道鄉亭。及從事督郵有典之司。民廢農桑而守之。辭訟告
訴。及以官事應對吏等。一人之下有脫文日廢十萬人。復下計之。一人有事。二人獲餉。是爲日三十萬人
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口受其饑也。民力不暇。穀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嗟哉。
可無思乎。

〔魏志司馬芝傳〕芝奏曰。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
以農桑爲業。建安中。天下倉粟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誠非國家
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爲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旣欲其

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漢書王尊傳〕湖三老公乘輿上書曰。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旣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卷十三子路篇。子路問政章。百九十一葉。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太戴禮記禮察篇〕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據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此之謂也。

漢書賈
誼傳同

〔史記酷吏傳〕見卷二爲政篇道之以政章。十二

〔鹽鐵論大論篇〕文學曰。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難。訟而聽之易。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智。以筆楚正亂。以刀筆正文。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

〔潛夫論愛日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觀之。中材以上皆議曲直之辨。刑法之理耳。鄉亭部吏足以斷決使無怨言。然所以不者。蓋有故焉。

〔又德化篇〕是以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其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

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彊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說苑君道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吳志〕臯傳：見卷九子罕篇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節。百三十六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史記公孫弘傳後記〕元后詔曰：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

〔羣書治要引桓範世要論政務篇〕凡吏之于君，民之于吏，莫不聽其言而則其行，故爲政之務，務在正身。身正于此而民應于彼，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是以葉公問政，孔子對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苟正其身，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故君子爲政，以正己爲先，教禁爲次。若君正于上，則吏不敢邪于下；吏正于下，則民不敢僻于野。國無傾君，朝無邪吏，野無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論衡問孔篇〕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爲短也。

〔通典百六十八引夏侯玄肉刑論〕滿堂而聚飲，有一人向隅而泣者，則一堂爲之不樂。此亦頗理其平，而必以肉刑施之，是仁于當殺而忍於斷割，懼于易犯而安于爲虐。哀泣奚由而息，堂上焉得泰耶？仲尼曰：既富且教。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何用斷截乎？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漢書地理志〕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宣帝時，鄭弘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未歸本，郡以殷富。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貪遴，爭訟生分爲失。韓延壽爲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大行，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

〔又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

〔說苑政理篇〕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

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卷二爲政篇子張學干祿章十九葉

〔漢書王莽傳贊〕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謂之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責。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

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卷十三子路篇樊遲請學稼章。百九十八葉

論語古義卷十三

長沙 楊樹達撰集

子路篇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緞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問：君子尙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漢書平帝紀〕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絜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

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無辜。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新之意也。及選舉者。其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爲難保。廢而弗舉。甚謬於赦。小過舉賢材之義。諸有戚及內惡未發而薦舉者。皆勿案驗。令士厲精鄉進。不以小疵妨大材。自今以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

〔又東方朔傳〕朔答客難曰。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魏志崔林傳注引魏名臣表孟達薦王雄疏〕臣聞明君以求賢爲業。忠臣以進善爲效。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韓詩外傳卷五〕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新序雜事五篇同

〔史記禮書〕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瀆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沉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

〔漢紀九景帝紀〕荀悅曰江都王賜天子旌旗過矣夫唯盛德元功有天子之勳乃受異物則周公其人也凡功者有賞而已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人君之所司也夫名設於外實應於內事制於始志成於終故王者慎之

〔申鑒雜言篇〕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又曰爻象以情言亦如之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別名也情見乎辭是稱情也言不盡意是稱意也中心好之是稱心也以制其志是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

〔尹文子大道上篇〕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

〔春秋繁露實情篇〕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爲政之道矣。

〔白虎通姓名篇〕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風俗通正失篇〕是故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己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

言不順則事不成。

〔鹽鐵論論儒篇〕文學曰。伊尹之干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也。二君之能知霸王。其冊素形於己。非暗而以冥冥決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何其苟合而以成霸王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

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飢居於陋巷，安能變己而從俗化。

〔漢書藝文志〕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讐者爲之，則苟鉤鉞析亂而已。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

〔漢書刑法志〕見卷 爲政篇道之以政章。^{十二}

〔又薛宣傳〕廷尉直議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今以况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况以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

〔又王莽傳〕莽下書曰：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無所錯手足。惟卽位以來，陰陽未和，風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爲災，穀稼鮮耗，百姓苦飢，蠻夷猾夏，寇賊竄充，人民正營，無所錯手足。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爲新遷王，臨爲統義陽王，幾以保全二

子。子孫千億。外攘四夷。內安中國焉。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年詔曰。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又章帝紀〕建初五年詔曰。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爲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舉之。

〔又梁統傳〕統對問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之興。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謀謨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而盜賊浸多。歲以萬數。閒者三輔從橫。羣輩並起。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勢。猶至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化之所致也。

〔又張奮傳〕奮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其手足。臣以爲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衆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而大典未定。私竊爲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韓詩外傳卷六〕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飾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爲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爲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

五言退錫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鵠之辭是也。

〔史記孔子世家〕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史記仲尼弟子傳〕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漢書藝文志〕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譏而棄其信。〔論衡超奇篇〕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抒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表記。或輿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爲匿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

〔潛夫論愛日篇〕萬官撓民。令長自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庭者。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訟不認。輒連月日。舉室釋作以相瞻視。辭人之家。輒請鄰里應對送餉。比事訖竟。亡一歲功。則天下獨有受其饑者矣。而品人俗士之司典者。曾不覺也。郡縣旣加冤枉。州司不治。令破家活遠。詣公府。公府不能照察真僞。則但欲罷之以久困之資。故猥設一科令。比滿百日。乃爲移書。其不滿百日。輒更造數。甚違邵伯訟棠之義。此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者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韓詩外傳卷六〕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石爲之開。而况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償。中心有不全者。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方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於外也。新序雜事篇四文同

〔淮南子主術訓〕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

〔史記李廣傳贊〕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新序雜事一篇〕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

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且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愼氏有妾而淫。愼潰氏奢侈驕佚。魯民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布正以待之也。既爲司寇。季孟墮郕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後漢書第五倫傳〕倫上疏曰。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尙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史記孔子世家〕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曾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白虎通姓氏篇〕見卷三八。俗篇王孫賈問曰。章。三十

五

子適衛。冉有僕。

〔風俗通十反篇〕見卷九子罕篇達巷黨人曰章。百三十葉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

〔鹽鐵論授時篇〕賢良曰：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說苑建本篇〕河閒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潛夫論愛日篇〕孔子稱庶則富之，既富則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國之基，故務省役而爲民愛日。

〔通典百六十八引夏候玄肉刑篇〕見卷十二顏淵篇季康子患盜章百八十七葉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史記孔子世家〕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又儒林傳〕夫周室衰而幽厲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闕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

〔漢書食貨志〕民三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

〔後漢書何敞傳〕敞奏記宋由曰。今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出入再期。宜當克己以隣四海之心。

〔後漢紀十一章帝紀〕第五倫上疏曰。臣聞爲政三年有成。必世而後仁。光武皇帝承王莽之後。加嚴猛爲政。因以成俗。是以郡國所舉皆多辦職。俗吏不應寬博之選。

〔意林引風俗通〕牧守長不宜數易。案尙書有考績。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鄭子產從政三年。民乃歌之。聖賢尙須漸進。况中才乎。數易豈不紛錯道路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史記文帝紀贊〕見次章。

〔漢書刑法志〕見次章。

〔漢紀二十三元帝紀〕見卷十五衛靈公篇知及之節。二百五十七葉

〔藝文類聚二十引孔融聖人優劣論〕見卷八秦伯篇大哉堯之爲君也章。百二十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史記文帝紀贊〕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乎。豈不仁哉。

〔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爲國者之程式也。

〔又食貨志〕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

〔又董仲舒傳〕仲舒對問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禹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

〔又平當傳〕當上書曰。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論衡宣漢篇〕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然後仁。三十年而天下平。漢興至文帝時二十餘年。賈誼創議。以爲天下治和。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夫如賈生之議。文帝時已太平矣。漢興二十

餘年。應孔子之言必世然後仁也。

〔後漢書祭彤傳論〕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徵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至乃臥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

〔後漢紀十一章帝紀〕見本卷上文。苟有用我者。章。二百零四葉

〔藝文類聚二十引孔融人優劣論〕見卷八泰伯篇大哉堯之爲君也。章。百二十四葉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羣書治要引桓範世要論政務篇〕見卷十二顏淵篇季康子問政於孔子。章。百八十六葉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鹽鐵論刺議〕丞相史曰。山林不讓椒桂以成其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寡。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頹功。詩云。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况於卿之史乎。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咥者。以爲宰士也。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諸。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

〔後漢書邳彤傳論〕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爲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斯近之矣。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吳志張溫傳〕駱統表理溫曰。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

〔羣書治要引桓範世要論爲君難篇〕或曰。仲尼稱爲君難。夫人君者。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柄。用人之才。因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功立則受其功。治成則厚其福。故官人舜也。治水禹也。稼穡棄也。理訟臯陶也。堯無事焉。而由之聖治。何爲君難邪。曰。此其所以爲難也。夫日月光照于晝夜。風雨動潤于萬物。陰陽代以生殺。四時迭以成歲。不見天事而猶貴之者。其所以運氣陶演協和施化。

皆天之爲也。是以天萬物之覆，君萬物之燾也。懷生之類，有不浸潤于澤者，天以爲負。負首之民，有不霑濡于惠者，君以爲恥。

〔又臣不易篇〕昔孔子言爲臣不易，或人以爲易。言人臣之事君，供職奉命，敕身恭己，忠順而已，忠則獲寵安之福，順則無危辱之憂，曷爲不易哉。此言似易，論之甚難。夫君臣之接，以愚奉智，不易以明事闇爲難，唯以賢事賢，以聖事聖，爲可。然賢聖相遭，旣稀，又周公之于成王，猶未能得斯，誠不易也。且父子以恩親，君臣以義固，恩有所爲虧，況義能無所爲缺哉。苟有虧缺，亦何容易。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韓非子難一篇〕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撥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

〔申鑒雜言上篇〕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納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度以平。謂之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喪國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呂氏春秋仲冬紀〕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父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

〔韓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于父。執而罪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韓詩外傳卷二〕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爲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反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

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銖鑽。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新序節士篇同。）

〔漢書宣元六王傳〕元帝璽書賜東平王太后曰。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於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不自它於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列女傳節義傳〕珠崖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爲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內珠入於闕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吏曰。嘻。此值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心恐母去。置鏡奩中。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人所棄。

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爲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劾兒。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哭。哀動傍人。莫不爲酸鼻揮涕。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泣終日。不能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有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旣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死。哀感傍人。可謂直耳。

〔白虎通諫爭篇〕君不爲臣隱。父獨爲子隱。何以爲父子一體。榮恥相及。故論語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韓詩外傳卷八〕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

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魴鱣魚鼈爲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漢書蘇武傳贊〕見卷十五衛靈公篇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章。二百三十八葉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孟子盡心下篇〕見卷五公冶長篇子在陳曰章。六十葉

〔漢書楊王孫傳贊〕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

〔後漢書獨行傳〕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尙分流。爲否異適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禮記緇衣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婦人吉。夫子凶。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申鑒雜言上篇〕見本卷上文曰。一言而喪邦。有諺節。二百零九葉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論衡定賢篇〕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孔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如是。稱譽多而小大皆言善者。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毀之。毀譽者。半。乃可有賢。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荀子大略篇〕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及其使人也器之。

〔蜀志李恢傳〕章武元年。陳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爲陳降都督。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後漢書吳漢傳論〕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諒由質簡而彊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爲疑。而朴者以不足見信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春秋穀梁傳僖二十八年〕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爲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

〔漢書刑法志〕二伯之後。寢以陵夷。至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止。

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庠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

〔又藝文志〕見卷十二顏淵篇子貢問政章。百七十
九葉

〔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立春而就事。朝則坐於里之門。餘子皆出。就農而後罷。夕亦如之。皆入而後罷。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有過。故使語之。言心無由生也。此處文
有奪誤若旣收藏。皆入教學。其有賢才美

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戰。謂棄之。明無不教民也。

〔又三教篇〕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樸。不教而成。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論語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後漢書傅燮傳〕耿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鄙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

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羣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

〔又鄭太傅〕太對董卓曰：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强盛。然光武以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其衆雖多，不能爲害。

〔申鑿時事篇〕孝武皇帝以四夷未賓，寇賊姦宄，初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若今依此科而崇其制，置尙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講司馬之典，簡蒐狩之事，掌軍功爵賞，小統於五校，大統於太尉。既周時務，禮亦宜之。周之末葉，兵革繁矣，莫亂於秦。民不荒殄，今國家忘戰日久，每寇難之作，民瘁幾盡，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信也。

〔羣書治要引陸景典語〕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明用武有時。

論語古義卷十四

長沙 楊樹達撰集

憲問篇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史記仲尼弟子傳〕原憲字子思。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白虎通性情篇〕膽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斷焉。是以仁者必有勇也。〔後漢書梁統傳〕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爲務，政理以去亂爲

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剝肌之法。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

〔史記仲尼弟子傳〕南宮括字子容。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耕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潛夫論五德志篇〕於是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滅相。妃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奔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羿恃己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危圉。而用寒泥。泥。柏明氏。讒子弟也。柏明氏惡而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泥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愚弄於民。虞羿於田。樹之詐匿。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於有鬲氏。泥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澆於戈。使椒求少康。逃奔有虞。爲之胞正。虞思妻以二妃。而邑諸綸。有田。

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焉乃使女艾誘澆使后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澆才力蓋衆驟其武勇而卒以亡故南宮括曰羿善射稟盪舟俱不得其死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鹽鐵論授時篇〕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故春觀耕以勸農賑貸以贍不足通漕水出輕繫使民務時也

〔白虎通諫諍篇〕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蓋忠納誠也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吳志步騭傳〕權太子登與騭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闢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牟子理惑論〕夫長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魏志武帝紀〕十五年春下令曰。今天下尙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漢書東方朔傳〕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尙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昔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

歲壽。上乃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

〔論衡儒增篇〕論語曰。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夫公叔文子實時言時笑義取。人傳說稱之。言其不言不笑不取也。俗言竟增之也。

〔又知實篇〕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諸。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天下之人有如伯夷之廉。不取一芥於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孔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決然否。心怪不信。又不能遠視遙見以審其實。問公明賈乃知其情。孔子不能先知一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漢書鄒陽傳〕陽說王長君曰魯哀姜薨於夷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以爲過也。

〔鹽鐵論遵道篇〕丞相史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而必隨古不革襲故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椎車尚在也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孔對三君殊意晏子相三君異道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

〔風俗通皇霸篇〕見下章。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

〔白虎通號篇〕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云。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王政。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

〔風俗通皇霸篇〕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菁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盟。修朝聘之禮。納襄冠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漢書韋玄成傳〕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

〔劉向管子叙錄〕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論衡感類篇〕周衰。諸侯背畔。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使無管仲。不合諸侯。夷狄交侵。中國絕滅。此無管仲有所傷也。

〔中論智行篇〕且管仲背君事讐。奢而失禮。使桓公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仲尼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是故聖人貴才。

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於世矣。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白虎通爵篇〕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爲偶。陰陽相成之義也。一夫一婦成一室。明君人者。不當使男女有過失時無匹偶也。故論語曰匹夫匹婦。

〔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尙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狃。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朝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願無慮耳。

〔意林引風俗通〕論語云。匹夫匹婦。傳云。一晝一夜成一室。一男一女成一室。案古人男女作衣用。二匹。今人單衣。故言匹夫。

〔中論智行篇〕見前節。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後漢書皇甫規傳〕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己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己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左傳哀公十四年〕六月甲午，齊陳恆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白虎通誅伐篇〕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論語曰：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意林引風俗通〕論語云君子上達。臧孫紇曰。後有達者。將在孔丘乎。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後漢書桓榮傳〕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爲名儒。以取爵位。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憑譽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爲己乎。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漢書藝文志〕見卷十三子路篇誦詩三百章。百九十
九葉

〔論衡問孔篇〕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爲乎。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爲。問所治爲。非問操行也。如孔子之問也。使者宜對曰。夫子爲某事治某政。今反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初學記二十〕引魏武帝選舉令。夫遣人使於四方。古人所慎擇也。故仲尼曰。使乎使乎。言其難也。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風俗通十反篇〕見卷六雍也篇。子游爲武城宰章。
七十
七葉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潛夫論交際篇〕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情實薄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優，懷不來而外克期。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註誤人。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魏志王昶傳〕見卷十五衛靈公篇。吾之於人也。章。
二百四
十九葉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後漢書郭躬傳〕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尙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繆，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漢書卜式傳〕武帝下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齊相雅行躬耕。隨牧畜。蕃輒分昆弟。更造不爲利惑。日者北邊有興。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史記孔子世家〕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我知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

〔漢書儒林傳〕見卷七。述而篇。述而不作。章。八十
九葉

〔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

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尙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其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史記仲尼弟子傳〕公伯僚字子周。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論衡治期篇〕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夫亂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

〔後漢書黨錮傳〕論曰。李膺振拔汗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尙以振

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歎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牟子理惑論〕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況人乎。孔子曰。賢者避世。仁孝常在。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叔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紂而沒。武王不能待成王大而崩。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菹醢之語。伯牛有亡命之文。曾參有啓足之詞。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爲證。世人爲驗。而云不死者。豈不惑哉。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鄙哉硤硤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風俗通聲音篇〕世本。毋句作磬。尙書豫州錫貢磬。詩云。笙磬同音。論語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

者。曰。有心哉。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白虎通爵篇〕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尙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聽于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聽于冢宰三年。所以聽于冢宰三年者。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

〔漢紀八文帝紀〕荀悅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由來者尙矣。今而廢之。以虧大化。非禮也。雖然。以國家之重。慎其權柄。雖不諒闇。存其大體可也。

〔後漢書陳元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幸輔之權。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

〔潛夫論志氏姓篇〕楚令尹建嘗問范武子之德於文子。文子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祝史不祈，建歸以告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股肱五君以爲諸侯主也。故劉氏自唐以下，漢以上，德著於世，莫若范會之最盛也。斯亦有修己以安人之功矣。

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論衡宣漢篇〕夫太平以治定爲效，百姓以安樂爲符。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夫治人以人爲主，百姓安而陰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育，萬物育則奇瑞出。

論語古義卷十五

長沙 楊樹達撰集

衛靈公篇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史記孔子世家〕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

〔後漢書光武帝紀〕初，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倣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

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與。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史記孔子世家〕見前章。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潛夫論交際篇〕見卷七述而篇仁遠乎哉章。百業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有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

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己。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曰。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旣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歟。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

〔吳志樓玄傳〕華覈上疏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爲作維綱。衆事乃理。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

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卷二爲政篇子張學干祿章。十九葉

〔鹽鐵論崇禮篇〕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仁義而賤督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玩好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諸戲。炫燿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

〔漢書律歷志〕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

〔後漢書袁安傳〕安上封事曰。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實罰理

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新序雜事篇一〕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鰌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後漢書周燮黃憲等傳〕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効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藏寶以迷國。

〔牟子理惑論〕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蘧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寧武子曰：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爲當言論而不行哉。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牟子理惑論〕見前章。

〔中論貴言篇〕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聽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斯所資於造化者也。雖曰無訟，其如之何。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鬲，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己而傷道乎。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漢書蘇武傳贊〕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

矣。

〔列女傳節義篇〕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爲中調。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屬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屬而臥。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爲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厚於恩義也。夫重仁義。輕死亡。行之高者也。論語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中論天壽篇〕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比干子胥身陷大禍。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人耶。北海孫翊。以爲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若曰積善不得報。行仁者凶。則愚惑之民。將走于惡。以反天常。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幹以爲非其理也。孫氏專以王教之義也。惡愚惑之民。將反天常。孔子何故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欲使知去食而必死也。昔者仲

尼乃欲民不仁不信乎。夫聖人之教，乃爲明允君子，豈徒爲愚惑之民哉。愚惑之民，威以斧鉞之戮，懲以刀墨之刑，遷之他邑，而流於裔土，猶或不悛，況以言乎。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生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又刑法志〕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又梅福傳〕福上書曰：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

先厲其器。

〔羣書治要引崔寔政論〕傳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舊時永平建初之際。去戰攻未久。朝廷留意于武備。財用優饒。主者躬親。故官兵常牢勁精利。有蔡太僕之弩及龍亭九年之劍。至今擅名天下。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新語思務篇〕夫口誦聖人之言。身學賢者之行。久而不弊。勞而不廢。雖未爲君。□□□□□□已。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道而行之於世。雖非堯舜之君。則亦堯舜也。

〔白虎通三正篇〕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于是。故統焉。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器也。故周爲天正。色尙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尙

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尙黑。尙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

〔孔叢子雜訓篇〕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續漢書輿服志〕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漢承秦制。御爲乘輿。孔子所謂乘殷之輅者也。

〔又注引東觀書〕永平二年正月。公卿議春南北郊。東平王蒼議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漢制法。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

明奉遵。以禮服龍袞祭五帝。

〔宋書禮志〕引魏文帝定服色詔。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爲後王制法也。傳曰。夏數爲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于正朔。當依虞夏故事。若殊徽號。異器械。制禮樂。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黃十八日。臘以丑。牲用白。其節旄。自當赤。但節幡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廟所服。一如周禮。

〔魏志辛毗傳〕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漢書禮樂志〕哀帝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

〔白虎通禮樂篇〕樂尚雅。何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

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誘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

〔又誅伐篇〕佞人當誅何爲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放鄭聲遠佞人。

〔漢紀二十三元帝紀〕荀悅曰孝宣皇帝任法審刑綜核名實聽斷精明事業修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爲中宗然不甚用儒術從諫如流下善齊肅賓禮舊老優容寬直其仁心之德足以爲賢主矣而佞臣石顯用事墮其大業明不照姦決不斷惡豈不惜哉昔齊桓公任管仲以霸任豎刁以亂一人之身唯所措之夫萬事之情常立於得失之原治亂榮辱之機可不惜哉楊朱哭多岐墨翟悲素絲傷其本同而未殊孔子曰遠佞人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若夫石顯可以痛心泣血矣豈不疾之哉。

〔後漢書陳禪傳〕永寧元年西南夷揮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

〔魏文帝典論姦讒篇〕佞邪穢政。愛惡敗俗。國有此二事。欲不危亡。不可得也。何進滅于吳匡張璋。袁紹亡于審配郭圖。劉表昏于蔡瑁張允。孔子曰。佞人殆。信矣。（從嚴可均輯本據意林羣書治要引。）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鹽鐵論毀學篇〕文學曰。夫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歎。知荀息之圖之也。智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虢。襄子以城壞誘智伯。故智伯身禽於趙。而虞虢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魏志高堂隆傳〕隆上疏曰。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史記孔子世家〕已見卷九子罕篇百四十一葉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春秋繁露仁義法篇〕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新語慎微篇〕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真正諸侯誅鋤姦臣賊子之黨解釋凝滯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丘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春秋繁露執贄篇〕玉有似君子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是則不有玉至濟而不蔽其惡內有瑕穢必見之於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

〔漢紀二十三元帝紀〕見本卷下文知及之節。二百五十七葉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史記孔子世家〕見卷十四憲問篇莫我知也夫章。二百一十八葉

〔又伯夷傳〕見本卷下文道不同章。二百五十八葉

〔中論考偽篇〕問者曰：仲尼惡沒世而名不稱，又疾僞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

〔吳志韋曜傳〕見卷八秦伯篇學如不及章。百十七葉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吳志步騭傳〕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峻等曰：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敍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

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

〔又薛宣傳〕谷永上疏曰：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爲御史中丞，執轂憲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修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罪。

〔漢紀十二武帝紀〕御史大夫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未有以侯拜者。至弘始拜而封。丞相封侯自弘始也。荀悅曰。丞相始拜而封。非典也。夫封必以功。不聞以位。孔子曰。如有所譽。必有所試矣。譽必待試。况於賞乎。

〔魏志王昶傳〕昶以書戒子曰。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尙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

〔阮籍與晉文王書薦盧播〕伏見鄆州別駕同郡盧播。年三十二。字景宣。少有才秀之異。長懷淑茂之量。若得佐時理物。則政事之器。銜命聘享。則專對之才。潛心圖籍。文學之宗。敷藻載述。良史之表。然而學不爲人。行不求達。故久沈淪。未階太清。誠後門之秀偉。當時之利器。宜蒙旌命。和味鼎鉉。孔子曰。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播之所能。著在已效。不敢虛飾。取謗大府。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漢書景帝紀贊〕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

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論衡率性篇〕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爲善御。能使不良爲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隰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驚。堯舜爲政。民無狂悖。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

〔又非韓篇〕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爲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漢書藝文志〕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寢不正。

〔許慎說文解字序〕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

〔後漢書徐防傳〕見卷七述而篇述而不作章。八十
七葉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中論覈辨篇〕夫利口之所以得行乎世也，蓋有由也。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諛諛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亦殺之。爲其疑衆惑民而潰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而非者也。

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

〔潛夫論潛歎篇〕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而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污吏之言，此所謂與仇選使，令

因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爲而度之以義，或舍人取己，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

〔風俗通正失篇〕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久矣其患之也。

十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漢書禮樂志〕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閒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肇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爲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大學，河閒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闕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彙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閒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况於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

美也。

〔又董仲舒傳〕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春秋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穀梁傳曰。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爲復雠之恥也。雠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雠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與國。

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

〔漢書成帝紀〕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尙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又李尋傳〕哀帝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爲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益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爲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爲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他皆觸除之。

〔又宣元六王傳〕元帝璽書敕諭東平思王曰。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懼焉。爲王懼之。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蟻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論衡實知篇〕聖賢不能知性。須任耳目以定情實。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輒決。不可知之事。待問乃解。天下之事。世間之物。可思而知。愚夫能開精。不可思而知。上聖不能省。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潛夫論讚學篇〕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爲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鋤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非爲嘉饌美服淫聲樂色也。乃將以底其道而邁其德也。

〔吳志呂蒙傳注引江表傳〕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爲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勸勉邪。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潛夫論讚學篇〕見前章，二百五十五葉

〔又釋難篇〕秦子問於潛夫曰：耕種，生之本也；學問，業之末也。老聃有言：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而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敢問：今使舉世之人釋耨耒而程相羣於學，何如？潛夫曰：善哉！問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今以目所見，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即學又耕之本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後漢書文苑劉梁傳〕梁著辨和同論曰：夫知而違之，僞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僞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

〔後漢書班固傳論〕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乎！古人之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

以禮未善也。

〔漢紀二十三元帝紀〕荀悅曰。教初必簡。刑始必略。則其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虐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虐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莫不興行。則毫毛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芥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故孔子曰。不嚴以泄之。則民不敬也。嚴以泄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是言禮刑之並施也。吾末如之何。言教之不行也。可以勝殘去殺矣。言刑之不用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春秋繁露竹林篇〕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見卷八泰伯篇篤信好學章。百十五葉

子曰有教無類。

〔漢書地理志〕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阨。景武閒。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故孔子曰。有教無類。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史記伯夷傳〕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羈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鹽鐵論憂邊篇〕文學曰。夫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卽不勞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無本以統之。雖竭精神盡思慮。無益於治。欲安之適足以危之。欲救

之適足以敗之。夫治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已。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學之言不可用也。

〔漢書楊惲傳〕惲報孫會宗書曰。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遂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邊韶老子銘〕其二篇之書稱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不自生也。厥初生民遺體相續。其死生之義可知也。或有浴神不死是謂玄牝之言。由是世之好道者觸類而長之。以老子離合於混沌之氣。與三光爲終始。觀天作讖。口降斗星。隨日九變。與時消息。規榘三光。四靈在旁。存想丹田。大一紫房。道成身化。蟬蛻渡世。自羲農以來。口爲聖者作師。班固以老子絕聖棄知。禮爲亂首。與仲尼道遠。述漢書古今人表。檢以法度。抑而下之。老子口與楚子而同科。材不及孫卿孟軻。二者之論殊矣。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也。

論語古義 卷十五

論語古義卷十五竟

論語古義卷十六

長沙 楊樹達撰集

季氏篇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漢書薛宣傳〕宣移書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賦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買賣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鑄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

〔風俗通過魯篇〕司空潁川韓稜少時爲郡主簿，太守與被風病，恍忽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

年。署置教令無愆失。與子嘗出教欲轉徙吏。稜執不聽。由是發露。被考與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卽位。一切原除也。謹案易稱守位以仁。尙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兮。不素殮兮。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典。吏病百日應免。所以卹民急病懲俗。通隱也。今與官尊任重。經略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朝盱食。夕惕若厲。不以榮祿爲樂。而以黔首爲憂。位過招殃。靈督其覺。風疾恍忽。有加無瘳。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耄亂。政自己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爲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况於君子乎。

〔吳志孫綝傳〕綝上言曰。臣聞天命秉謙。必就有德。是以幽厲失度。周宣中興。陛下聖德。纂承大統。宜得良輔。以協雍熙。雖堯之盛。猶求稷契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自展竭。無益庶政。謹上印綬節鉞。退還田里。以避賢路。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饑。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惟陛下慎己之所

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

〔後漢書安帝紀〕詔曰。朕以不德。奉郊廟。承大業。不能興和降善。爲人祈福。災異蜂起。寇賊縱橫。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匱乏。疲於徵發。重以蝗蟲滋生。害及成麥。秋稼方收。甚可悼也。朕以不明。統理失中。亦未獲忠良。以毗闕政。傳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公卿大夫。將何以匡救濟斯難。承天誠焉。

〔又楊震傳論〕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爲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韋平。方之蔑矣。

〔羣書治要引桓範世要論諫爭篇〕諫爭者。所以納君於道。矯枉正非。救上之謬也。上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于事。害于事。則危道也。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扶之道。莫過於諫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漢書文三王傳〕廷尉賞移書傅相中尉曰。王背策戒。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不

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卽問。王陽病抵調。置辭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爲職。虎兕出于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春秋繁露度制篇〕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而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致於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足於上。而小民羸瘠於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爲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

〔鹽鐵論本議篇〕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

〔漢書食貨志〕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魏志武帝注引魏書〕公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疆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銜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室，至乃藏匿罪人，爲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彊盛，豈可得耶！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之，無令彊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鹽鐵論本議篇〕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

〔後漢書樂恢傳注引東觀記〕恢上書諫征匈奴曰。春秋之義。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墾發。得其人無益于政。故明王之于夷狄。羈縻而已。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脩舜禹周公之德。而無故興干戈。動兵革。以求無用之物。臣誠惑之。

〔吳志陸績傳〕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爲上賓。輿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未坐。遙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尙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漢書魏相傳〕上與趙充國等議欲擊匈奴。相上書諫曰。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芥之忿於遠夷。

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後漢書臧宮傳〕光武詔報宮等曰。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白虎通封公侯篇〕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爲除害者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又誅伐篇〕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漢書游俠傳〕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春秋繁露玉杯篇〕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不以三年。又以喪取。取于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當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行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竝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後漢書陳蕃傳〕蕃上疏曰。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漢書谷永杜鄴傳贊〕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傅。在孝哀時。故杜鄴敢譏丁傅。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執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爲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車騎。指金火以求合。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孔子稱友多聞。三人近之矣。

〔又佞倖傳贊〕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爲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爲此也。

〔後漢書爰延傳〕延上封事曰。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嫖驩。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

朋。言慎所與也。昔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引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武帝與佞臣李延年韓嫣同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媢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泛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其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二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漢書賈禹傳〕禹奏言。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荀子勸學篇〕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

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序。（序今荀子誤作身。據說苑校改。）

孔子曰：君子有二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漢書杜欽傳〕欽說鳳曰：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亂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色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卜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以爲憂。

孔子曰：君子有二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春秋繁露郊語篇〕人之言，醴去烟，鷓羽去昧，慈石取鐵，頸金取火，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

於野而粟缺於倉。蕪莖生於燕。橘枳死於荆。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怪。非人所意也。夫非人所意而然。既已有之矣。或者吉凶禍福利不利之所從生。無有奇怪非人所意如是者乎。此等可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彼豈無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

〔又順命篇〕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驥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

〔漢書王莽傳〕莽上奏曰。尙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卽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手定。蓋爲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

〔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相國歆等奏曰。臣等聞易稱聖人奉天時。論語云。君子畏天命。天命有

去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在爾躬。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己。故不得不禪舜。舜知歷數在躬。不敢不受。不得不禪。奉天時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漢書古今人表〕見卷七。述而篇。若聖與仁章。二百零二葉

〔白虎通辟雍篇〕見卷十九。子張篇。百工居肆章。三百零二葉

〔論衡實知篇〕夫項託年七歲。教孔子。案七歲未入小學。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學問。謂若項託之類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論衡實知篇〕見卷三八。佾篇。子入太廟章。三十七葉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

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

〔列女傳節義傳〕魯秋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曠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澆下齋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紆。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無淫泆之志。收子之齋。與筒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嚮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修身。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欣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旁婦人。下子之裝。以金子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

是汚行也。汚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君子曰。潔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秋胡子有之矣。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

〔後漢書范滂傳〕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推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爲。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漢書藝文志〕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白虎通爵篇〕婦人無爵。何。陰卑無外事。是以有三從之義。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夫尊於朝。妻榮于室。隨夫之行。故禮郊特牲曰。婦人無爵。坐以夫之齒。禮曰。生無爵。死無諡。春秋錄夫人皆有諡。何以知夫人非爵也。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國人稱之曰君夫人。卽令是爵。君稱之與國人稱之不當異也。

〔又嫁娶篇〕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八人。謂八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己智能寡少如童蒙也。論語曰。國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於兄弟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謙之詞也。

論語古義卷十七

長沙 楊樹達撰集

陽貨篇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論衡知實篇〕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子不欲見。既往候。時其亡。是勢必不欲見也。反遇於路。以孔子遇陽虎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六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列女傳辯通篇〕齊閔王曰。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尙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爲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

飾以仁義。習爲苛文。造爲高臺深池。後宮蹈綺黻。弄珠玉。意非有饜時也。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尙不足言。何獨十百也。

〔後漢書班彪傳〕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爲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公史佚。入則太顛闕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卽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矣。

〔又黨錮傳〕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

〔論衡本性篇〕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漢書古今人表〕見卷七述而篇若聖與仁章。二百零二葉

〔論衡本性篇〕見前章。二百七十八葉

〔中論天壽篇〕夫聖人之教，乃爲明允君子，豈徒爲愚惑之民哉。愚惑之民，威以斧鉞之戮，懲以刀墨之刑，遷之他邑，而流於裔土，猶或不悛，况以言乎。故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藝文類聚〕十一引王粲難鍾荀太平論：聖莫盛於堯，而洪水方割，丹朱淫虐，四族凶佞矣。帝舜因之，而三苗畔戾矣。禹又因而防風爲戮矣。此三聖古之所大稱也。繼踵相承，且二百年，而刑罰未嘗一世而乏也。然則此三聖能平，三聖能平，則何世能致之乎。孔子稱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者，丹朱四凶三苗之謂也。當紂之世，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周公遷殷頑民于洛邑，其下愚之人必有之矣。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

前言戲之耳。

〔史記仲尼弟子傳〕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史記孔子世家〕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倘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

〔鹽鐵論褒賢篇〕文學曰。周室衰。禮義壞。不能統理天下。諸侯交爭相滅亡。并爲六國。兵革不休。民不得寧息。秦以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戰國。以爲郡縣。伐能矜功。自以爲過堯舜而羞與之同。棄仁義而尙刑罰。以爲今時不師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於內。蒙恬用兵於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

秦、陳王赫然奮爪牙爲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爲無王久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於茲。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王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爲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位哉。

〔說苑至公篇〕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論衡問孔篇〕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未如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爲東周乎。爲東周。欲行道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漢書王莽傳上〕陳崇草奏稱莽功德曰。當此之時。宮無儲主。董賢據重。加以傅氏有女之援。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讎中山。則必同憂。斷金相翼。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寃。更徵遠屬。事執張見。其不難矣。賴公立入。卽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無前之威。盱衡厲色。振揚武怒。乘其未堅。厭其未發。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雖有柁里。不及回知。雖有鬼谷。不及造次。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晷。霍然四除。更爲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尙父。時爲鷹揚。亮彼武王。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謂矣。〔後漢書王昌劉永等傳論〕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寬則得衆。夫能得衆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又況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論衡問孔篇〕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哉？焉能繫而不食也。」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審有當行之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漢紀六高后紀〕荀悅曰：今人見有不移者，因曰：「人事無所能移，見有可移者，因曰：『無天命。』見天人之殊遠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氣流通者，人共事而同業，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終始。易曰：『有天。」

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異也。兼三才而兩之。言其同也。故天人之道。有同有異。據其所以異而責其所以同。則成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異。則弊矣。孔子曰。好知不好學。其弊也。蕩。末俗見其紛亂事變乖錯。則異心橫出而失其所以守。於是放蕩反道之論生。而誣神非聖之義作。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荀子大略篇〕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春秋繁露玉杯篇〕志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尙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漢書禮樂志〕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

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

〔風俗通聲音篇〕世本垂作鐘。秋分之音也。詩鼓鐘于宮。聲聞於外。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孟子盡心下篇〕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爲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惡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論衡定賢篇〕夫如是。皆有非也。無一非者。可以爲賢乎。是則鄉原之人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於流俗。合於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似之而非者。孔子惡之。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漢書朱雲傳〕朱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

〔又翟方進傳〕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後爲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無功效。而官媚邪臣。欲以徼幸。苟得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咸信之謂也。

〔後漢書李法傳〕法坐失旨。下有司。免爲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孟子

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諸身而已矣。

〔潛夫論愛日篇〕孝明皇帝嘗問。今旦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寃之也。乃勅公車受章無避反支。上明聖主爲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蓋所謂有君無臣。有主無佐。元首聰明。股肱怠惰者也。詩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肯察民之盡瘁也。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致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闕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公義耳。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孟子盡心下篇〕見本卷上文鄉原德之賊也章。二百八十五葉

〔尹文子大道下篇〕語曰。佞辯可以熒惑鬼神。曰。鬼神聰明正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惑。此尤佞辯之巧。靡不入也。夫安辨者。雖不能熒惑鬼神。熒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嗜。好而不敢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人喜聞己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己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悟。危亡繼踵。

焉。

〔漢書蒯通傳贊〕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僑。其得不烹者幸也。

〔又杜欽傳〕欽對策曰。殷因於夏。尙質。周因於殷。尙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尙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

〔又孫寶傳〕制詔曰。司隸寶奏。故尙書僕射崇寃。請獄治尙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其免寶爲庶人。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漢書王吉傳〕吉奏書戒昌邑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勿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

〔論衡卜筮篇〕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道稱自然無爲。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自然之有爲以應人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史記封禪書〕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典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湮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

〔又仲尼弟子傳〕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爲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後漢書和熹鄧太后紀〕詔鄧豹等曰。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由來也。

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漢書王褒傳〕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等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娛悅耳目。辭賦比之。尙有仁義風喻焉。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

子路曰。君子尙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卷十三子路篇子路問政章。

百九十
一葉

〔漢書地理志〕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豳。公劉處豳。大王徙邠。文王作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鄆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彊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遊俠通姦。潁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又車麟四鼓。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則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爲盜。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中論覈辨篇〕君子之辯也，欲以明大道之中也。是豈取一坐之勝哉？人心之於是非也，如口之於味也。口者非以己之調膳則獨美，而與人調之則不美也。故君子之於道也，在彼猶在己也。苟得其中，則我心悅焉。何擇於彼？苟失其中，則我心不悅焉。何取於此？故其論也，遇人之是則止矣。遇人之是而猶不止，苟言苟辯，則小人也。雖美說，何異乎鴟之好鳴，鐸之喧譁哉？故孔子曰：小人毀譽以爲辯，絞急以爲智，不孫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而小人以爲美，豈不哀哉！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後漢書爰延傳〕延上封事曰：邪臣惑君，亂妾危言，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玩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所戒也。

論語古義卷十八

長沙 楊樹達撰集

微子篇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史記宋世家贊〕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春秋繁露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篇〕命令相曰：大夫蠹大夫種大夫庸大夫宰大夫車成，越王與此五大夫謀伐吳，遂滅之，雪會稽之恥，卒爲霸王。范蠡去之，種死之，寡人以此二大夫者爲皆賢。孔子曰：殷有三仁，今以越王之賢與蠡種之能，此三仁者，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其於君何如？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

〔中論智行篇〕殷有三仁。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鹽鐵論相刺篇〕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聖賢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故桀有關龍逢而亡夏。殷有三人而商滅。不患無由余夷吾之倫。患無桓穆之聽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屈原放逐於楚國。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史記孔子世家〕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史記孔子世家〕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四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人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白虎通諫諍篇〕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者。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災咎將至。無爲留之。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莊子人間世篇〕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无傷吾行。吾行卻曲。无傷吾足。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論衡知實篇〕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如孔子知津，不當更問。論者曰：欲觀隱者之操，則孔子先知，當自知之，無爲觀也。如不知而問之，是不能先知七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

〔魏志管輅傳引輅別傳〕渤海劉長仁有辯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每見，難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音曰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爲語？亂神明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明其賤也。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魏志管寧傳〕明帝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真，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

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使朕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耶。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方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曷爲。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史記孔子世家〕見卷十四。憲問篇。莫我知也。夫章。二百一十八葉

〔漢書地理志〕見卷八。秦伯篇。秦伯可謂至德也已矣。章。百零五葉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二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白虎通禮樂篇〕王者所以日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方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微膳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焉。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舖

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潛夫論三式篇〕今列侯或有德宜子民。而道不得施。或有凶頑醜口。不宜有國。而惡不上聞。且人情莫不以己爲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今列侯年卅以來。宜皆試補長吏。墨綬以上。關內侯補黃綬。以信其志。以旌其能。其有韓侯邵虎之德。上有功於天子。下有益於百姓。則稍遷位益土。以彰有德。其懷姦藏惡。尤無狀者。削土奪國。以明好惡。

〔魏志杜畿傳〕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尙書坐則侍幄帷。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進。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漢書東方朔傳〕見卷十三子路篇仲弓爲季氏宰章。百九十
二葉

〔又東思平王字傳〕元帝以璽書賜王太后曰。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况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貫之。後宜不敢。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

〔白虎通姓名篇〕質家所以積于仲。何。質者親親。故積于仲。文家尊尊。故積于叔。卽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不積于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于伯。季。明其無二也。

論語古義卷十八竟

論語古義卷十九

長沙 楊樹達撰集

子張篇第十九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韓詩外傳卷九〕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

〔後漢書朱穆傳論〕見卷五公冶長篇晏平仲善與人交章。六十
四葉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

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後漢章帝紀〕見卷七述而篇德之不修章。九十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鹽鐵論通有篇〕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管子曰。不飾宮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廚。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利。則本業所出。無黼黻。則女工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弦高飯牛於周。五穀賃車入秦。公輸子以規矩。歐冶以鎔鑄。語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堯堉。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饑。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胸鹵之鹽不出。旃罽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

〔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

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籍。學之爲言覺也。以覺悟所不知也。故學以治性。慮以變情。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故曲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又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以雖有自然之性。必立師傅焉。

子夏曰。君子有二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吳志步騭傳〕見卷九子罕篇。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節百三十六葉

也。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後漢書李雲傳〕禮有五諫。諷爲上。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狡訐摩上以銜沽成名哉。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哉。夫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己。故說者識其難焉。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韓詩外傳卷二〕傳曰。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郟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矣。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說苑尊賢篇文同。）

〔春秋繁露玉英篇〕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鄆取乎莒。以之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鄆。此在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尙歸之以奉鉅經耳。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牟子理惑論〕見卷二爲政篇爲改以德章。十一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歟。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後漢書荀爽傳〕爽對策曰。夫喪親自盡。喪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卽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大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其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爲。民亦爲之。又何誅焉。昔霍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謂崇國厚俗篤化之

道也。事宜失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漢書刑法志〕見卷二爲政篇道之以政章。十二

〔又游俠傳〕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

〔鹽鐵論後刑篇〕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綱紀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卽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觀鳥獸。」

挂爵羅而喜也。

〔論衡雷虛篇〕且天之用心。猶人之用意。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後漢書郭躬傳論〕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原其平刑審斷。庶於無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貪情。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此也。

〔又孔融傳〕融建議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攘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漢書叙傳〕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

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用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譟。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

〔論衡語增篇〕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力。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稱。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則必一非。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又齊世篇〕夫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見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者皆歸焉。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桀紂。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之盛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白虎通姓名篇〕見卷三八。佯篇王孫賈問曰。章。三十
五葉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史記仲尼弟子傳〕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漢書劉歆傳〕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人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

〔白虎通禮樂篇〕見卷七述，而篇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九十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史記仲尼弟子傳〕見卷五公冶長篇，子謂子貢曰：章。五十

〔論衡實知篇〕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學之乃知，不問不識。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

〔牟子理惑篇〕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且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蓋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白虎通社稷篇〕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襲瀆也。論語曰。譬諸宮牆。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祭義曰。右社稷。左宗廟。

〔論衡別通篇〕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

〔太平御覽百七十四引風俗通〕論語。夫子宮牆數仞。禮記。季武子入宮。不敢哭。由是言之。宮室一也。秦漢以來。尊者以宮爲常號。下乃避之。云室耳。弟子職云。室中握手。論語曰。譬如宮牆。由此言之。

宮其外。室其內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風俗通山澤篇〕尙書：民乃降邱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邱。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邱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詩云：至於頓邱，宛邱之下。論語：他人之賢，邱陵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漢書董仲舒傳〕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傑。動之斯和。此之謂也。

論語古義卷二十

長沙 楊樹達撰集

堯曰篇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春秋繁露郊語篇〕今秦與周俱得爲天子。而所以事天者異於周。以郊爲百神始。始入歲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於地。先貴之義也。夫歲先之與歲弗行也。相去遠矣。天下福若無可怪者。然所以久弗行者。非灼灼見其當而故弗行也。典禮之官常嫌疑。莫能昭明其當也。今切以爲其當與不當。可內反於心而定也。堯謂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言祭身以知天也。今身有子。孰不欲其有子禮也。聖人正名。名不虛生。天子者。則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獨何爲不欲其子之有子禮也。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

〔說苑辨物篇〕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

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漢書律曆志〕歷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衆功皆美。其後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

〔又叙傳〕彪著王命論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聚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民。其揆一也。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墨子兼愛下篇〕夫兼相愛。交相利。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

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夫。

〔白虎通三軍篇〕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又改正朔者。文代其質也。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故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牲也。

〔又三正篇〕文家先改正。質家先伐。何改正者文。伐者質。文家先其文。質家先其質。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帝。此湯伐桀。告天以夏家之牲也。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又曰。清酒旣載。騂牡旣備。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尙赤也。

〔又姓名篇〕湯生於夏時。何以用甲乙爲名。曰。湯王後乃更變名子孫法耳。本名履。故論語曰。予小子履。履湯名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墨子兼愛中篇〕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旣獲。仁人尙作。以祗

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惟予一人。

〔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鳥。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漢書元帝紀〕詔曰。蓋聞明主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就。崇敬讓而民興行。故法設而民不犯。令施而民從。今朕獲保宗廟。兢兢業業。匪敢解怠。德薄明墮。教化淺微。傳不云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

〔白虎通號篇〕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明位號天下至尊之稱。以號令臣下也。故尙書曰。帝曰。咨四岳。王曰。格汝衆。或稱一人。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下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

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尙書曰。不施予一人。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漢書律歷志〕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

〔漢紀七文帝紀〕苟悅曰。先王立政。以制爲本。三正五行。服色歷數。承天之制。經國序民。列官布職。疆理品類。辨方定物。人倫之度。自上已下。降殺有序。上有常制。則政不頗。下有常制。則民不二。官無淫度。則事不悖。民無淫制。則業不廢。貴不專寵。富不獨奢。民雖積財。無所用之。故世俗易足而情不濫。姦宄不興。禍亂不作。此先王所以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立德興功。爲政之德也。故曰。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矣。

興滅國。繼絕世。

〔韓詩外傳卷八〕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

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紂。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與滅國繼絕世也。

〔白虎通封公侯篇〕王者受命而作。與滅國繼絕世。何爲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爲強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因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論語曰。與滅國繼絕世。

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後漢書逸民傳〕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

所重。民食喪祭。

〔漢書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竝耕諄上下之序。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漢書王莽傳〕已見卷十七陽貨篇。二百八十二條。

〔後漢書王昌傳〕已見卷十七陽貨篇二百八十二葉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中論法象篇〕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詩苑修文篇〕冠者。所以別成人也。修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衍衍於進德脩業之

志。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修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名者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修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韓詩外傳卷三〕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之。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儆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凌遲故也。今其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刑其仁義。謹其教道。故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見其明也。晻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

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誣道耶？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適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任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韓詩外傳卷六〕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罔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

不知禮，無以立也。

〔風俗通愆禮篇〕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爲其可傳，爲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跂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後無愈。子路喪姊，綦而不除，仲尼以爲大譏，况於忍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論語：不知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禮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篇〕莫近於仁。莫急於智。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辯慧纒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將以其材能以輔其邪狂之心。而贊其避違之行。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也。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其慧以足惑愚。其辨足以飾非。其堅足以斷辟。其嚴足以拒諫。此非無材能也。其施之不當。而處之不義也。有否心者不可藉便教。其質愚者不可與利器。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而智則愛而不別也。智而不仁。則知而不爲也。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

論語古義卷二十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

(一〇九四二)

論語古義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集者 楊樹達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本書校對者 滕秉全 夏成達)

2

